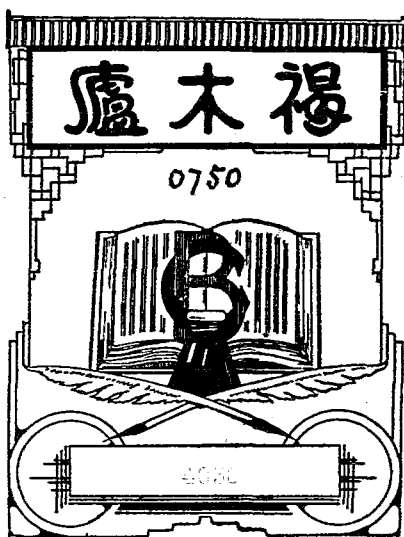


文 學 叢 書
上 夫 人

易 卜 生 著
楊 熙 初 譯

共 學 社





MG
E533.34
10

社 學 共
書 叢 學 文

海
上
夫
人

H. Ibsen 著
楊熙初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168 9867 0

引言

易卜生著娜拉 (A Doll's House) 曾經被翻譯登載新青年。羣鬼 (Ghosts) 曾經被翻譯登載新潮。和海上夫人 (The Lady from the Sea) 都是討論婚姻問題的名劇。前二者描寫舊式婚姻的不幸、苦惱和種種可怕悲慘的情節，令人毛骨悚然。如大夢之中忽聞喧天號鼓，飽吃一驚，猛醒過來。後者是一喜劇，說明婚姻的幸福和意味，必得經過正當的程歷，可以說是易氏對於婚姻的見解。大凡結婚必先要懂得婚姻是甚麼回事？並且要問我爲甚麼要結婚？結婚是我自己的事嗎？或是旁人的事？假如有了結婚的對手，又要自己問自己，我爲甚麼要同這人結婚？不同別人結婚呢？把這些問題解決清楚，然後結婚，就可以有幸福的希望；如其不然，必定陷於苦惱生活。

易氏海上夫人敘述一個年青女子名叫艾梨姐的，因為他的父親死了，無人依靠，後來有個老頭名叫范格爾的向他求婚，他以爲有個安身之地，總比孤單單一個人沒依沒靠的好，就朦朧的允許了他。等到過門之後，她找出來她只是個吃閒飯的人，一切家務都是由范格爾自家和

他的兩個女兒料理；他想去參與可是范格爾不許可，范格爾的意思，以為如此疼惜她，是頂好的待遇，可以博她的歡心；范格爾雖然懷着好意，殊不知艾梨姐吃飯不管事，覺得這宗生活太無趣味，於是鬱鬱不樂，每天都到海上去洗澡，消遣愁悶。范格爾見她如此，一天比一天擔憂，想盡方法使她復原，終歸無效。艾梨姐既不能分享他們的生活，自己去找一個新生活——即是每天到海上去洗澡，反被她的丈夫看待成一個病人；因此精神上越加痛苦，胡思亂想，如何纔能另尋別的生活，於是想到她從前丟棄的情人，或許同他去可以得着理想的新生活。易氏於此，即暗示婚姻是兩性共同的生活，不是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各顧各的生活，不能互相分享。艾梨姐與范格爾結婚，不是由她的自由意志，她與拋棄的情人定婚，也不是由她的自由意志。她既與范格爾結婚，卻不願同他一塊住，她對於那個陌生人，自然也不願意同他去，所以她對於范格爾所說的話，怪誕不經，完全是敷衍唐塞。後來陌生人要求她憑她的自由意志同他去，她聽了憑自由意志的話，越覺得不能不要求她的丈夫放她自由，許可她憑她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自由選擇。易氏於此，即暗示結婚須憑着自家的自由意志，自由選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情人及其他的引誘

都不是結婚的條件。後來他的丈夫既然許可她完全自由，任隨她自己自由選擇，她覺得她同范格爾的愛情雖然深厚，可是她不能分享他的生活，至於陌生人只是一味可怕，所以她遲疑不決，究竟不知選擇那一個纔好。等聽見到范格爾還要自己擔負責任的話，就覺得她從前的行為，都是不負責任，只要自己負責任，自然能得參與他們的生活。易氏於此，又暗示結婚須自家擔負責任，結婚是我自己的事，不是旁人的事，是兩姓共同負責的事，不單是女性或男性一邊的事。總括言之，易氏海上夫人所給我們的教訓：第一就是婚姻是兩姓共同生活，第二就是結婚須憑自由意志，第三就是結婚須自家擔負責任。大凡結婚不懂得這些教訓，不了解婚姻是甚麼回事，也不經過正當的程歷，那麼，便是矇矓的，無趣味的，奴隸的，娼妓的婚姻。男的大權獨攬，自以為全智萬能；女的只是低頭聽命，老不管事，供她的丈夫驅遣，替她的丈夫生孩子。這宗情形，女的完全喪盡人格，男的未見有煞好處，真是危險可怕。

易氏傳略及他的思想和著作，新青年「易卜生號」記載詳細，茲不再述。譯者學淺，信手將自家對於本劇的見解寫在開首，作為引言，謬誤之處，在所不免，尚望海內君子不吝賜教，感謝

感謝。

滬上夫人 引實

四

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日在北京

海上夫人

五幕的劇

登場人物

范格爾醫生 市鎮外科醫生

艾梨姐 他的續絃妻

博勒塔

希爾姐，小女兒 } 他的前妻所生的女兒

亞和模 教書先生

林格斯蘭

巴利斯特

一個陌生人、年青市民、遊歷家等等

海上夫人 第一幕

第一幕 (事實發生在夏天，在那威北部海灣旁邊一小市鎮。)

【范格爾醫生家裏，左邊有一大走廊。花園在前面及四周。挨近走廊，有一旗桿。右邊花園裏面，有一小亭，內有桌椅。後面有籬笆，開個小門。籬笆之外，有路順着海岸，爲兩旁樹子所遮陰。樹子的中間有個海灣風景，遠遠有大山連綿及高峯。那時節正是和暖晴朗的夏天早晨。】

【巴利斯特，一個中年人，穿件舊的呢衣服，戴頂寬邊藝術家的帽子，站在旗桿底下，整理索子。旗子放在地上。不遠有一畫架，裝上好油畫布。畫架旁邊，有一摺櫥，上面放毛筆，調色板，和顏料箱。】

【博勒塔由花園中小屋打開的門出來，到走廊上。她帶起一大瓶花，放在桌上。】

博 喂，巴利斯特，——你能掛上旗子嗎？

巴 是的，博小姐。這很容易，——今天你盼望客來嗎？

博 | 是的，今早晨亞和模先生要來。他昨夜進城的。

巴 | 亞先生？他不是前幾年在這兒教你的老師嗎？

博 | 是；就是他來咯。

巴 | 呀，當真的。他又來這些地方嗎？

博 | 這就是我們掛旗子的原故啦。

巴 | 呀，我知道了。

【博勒塔再進花園中小屋。】

（不多一會，林格蘭順着路從右邊來，站住，見了畫架和畫師的用品，覺得有趣。他是個

柔弱的青年，品貌標緻，服裝雖然不闊氣，可是清潔。）

林 | （在外面，籬笆旁邊）早晨好呀！

巴 | （轉過身來）唉！早晨好。（拉上旗子）哦，風把這旗子吹鼓起來了！（網緊索子，到畫

架上動手繪畫。）我很願認識你，先生——雖然我沒得着你的喜歡——

林 | 你不是繪畫家嗎？

巴 | 一定是，爲甚麼我不是繪畫家呢？

林 | 呀，我知道你是。——你願意我進來待一會嗎？

巴 | 你是不是要看畫片一下？

林 | 是，我極端的願意。

巴 | 哦，現在尙且沒有畫起多少。可是請進來——歡迎極了。

林 | 多謝。（他由園門進來。）

巴 | （繪畫）這是海灣的內部，在小島的中間，這就是我正在畫的地方。

林 | 是的，我見了。

巴 | 可是我尙未畫在片上。城裏沒有這樣東西，可以作個模型。

林 | 要有個人物嗎，是不是？

巴 | 是的，這兒前景巖石側邊，我想有個半死的女魚精躺著。

林 | 爲甚麼是半死？

巴 | 他從海裏走岔到這兒，隨後找不着出路。所以他在鹹水當中躺在這兒，週身四肢一寸一寸的死下去，想來你可明白。

林 | 哦，就是這個意思嗎？

巴 | 這就是這所房子的女主人暗示我的。

林 | 當你畫完的時候，你叫這畫片甚麼名字？

巴 | 我想叫做「女魚精之結局」。

林 | 好極了。——你做出來的東西當真不錯。

巴 | (看着他) 或許你自己是藝術家。

林 | 你以爲我是繪畫家，是不是？

巴 | 是的。

林 | 不是，我不是繪畫家。可是我預備做雕刻家。我的名字叫林格斯蘭(姓)漢斯(名)。

巴 | 你預備做雕刻家，是不是好雕刻也是一件又美又文雅的藝術。——我想我曾經在街上見你一兩次。你是不是到這兒很久了？

林 | 不是，我只到這兒兩星期。可是我希望我在這兒過完夏天。

巴 | 享受這一季的快樂，是不是。

林 | 我想使我的體氣好一點。

巴 | 我希望你不至於衰弱？

林 | 呢，我有點兒衰弱，我也說不出甚麼來。只是胸中覺得有點氣短。

巴 | 嘿，——只是點小病。既然如此，假設我是你，我一定找個醫生商量。

林 | 假如我有機會，我想請教范格爾大夫。

巴 | 是的。（從左邊看出去。）這兒另外來支輪船。搭客擠得個不通風。近幾年來，這兒

旅客增多，這是不常有的事。

林 | 是的，覺得來的來，去的去，陸續不斷。

巴 這地方也滿處都是夏季旅客，我有時深恐我們好地方，爲外國人勢力侵入，丟了他的特點。
林 你是這地方的人嗎？

巴 不是，可是我已經住——住慣了。我受了時間和習慣的束縛，使我離不開這地方了。

林 那麼，你往在這兒很久了？

巴 大約七八年。我從前同許委的演劇團來這兒。可是我們因爲經濟困難的原故，團體散了，我們分處四方。

林 只有你留着嗎？

巴 我留着。並且我不必懊悔。你瞧，在那幾天人家出重資聘我當風景畫師。

（博勒塔帶一把搖椅出來，放在走廊上。）

博 （向花園小屋子說話。）希爾姐，——找一找，看你能不能替爹爹找出繡花踏腳樣來。

林 （走近走廊，鞠躬。）早晨好呀，范小姐。

博 （在欄杆旁。）呀，是你嗎，林先生？你早晨好，我有點兒事，對不起。（走進房子。）

巴 你認識這人家嗎？

林 稍微認識。我曾在別家碰見兩位小姐一二次。前回卜拉斯伯音樂會奏樂的時候，我又曾經同范太太談過幾句。她告訴我可以來看她們。

巴 我告訴你一個方法——你應該用來接洽她們。

林 是的，我以為會她們一下——我的意思就是特地來拜訪她們。若是我有辭可托——

巴 瞎說——托甚麼辭——（朝左邊看出去）完全是瞎鬧。（收拾他的東西）那支輪船已經靠碼頭了。我一定要回店裏去。或許有幾個新到的客人用得着我。老實對你說吧，我又做理髮生意，替人剪髮，或是烙髮。

林 你的本事真大。

巴 在這樣小地方，一個人定要做得慣幾種職業。倘若你要理髮的用品——生髮油或是別的

東西——你可以來找跳舞師巴利斯特。

林 跳舞師？

巴 | 你若是叫我做音樂會的會長也可以。今晚我們在卜拉斯伯開音樂會。再會，再會。

(他帶着他的繪畫什物，由園門的左邊出去。)

(希爾姐擡櫥子出來。博勒塔拿許多花。林格斯蘭從花園中向希翰躬。)

希 | (在欄杆旁，沒有答禮。) 博 | 姐姐說你今天衝進來。

林 | 是的，我可以隨便走進花園。

希 | 你今早晨在外面溜漚麼？

林 | 沒有——我今天走路不多。

希 | 那麼，你洗澡沒有？

林 | 洗了，我下水不多一會。我見令堂在那兒，她恰走進她的浴室。

希 | 她是誰？

林 | 令堂。

希 | 自然是的。(她放櫥子在搖椅之前。)

博 | (好像另提別樁事體。) 你在碼頭上看見家父的船嗎?

林 | 是的,我見一支小划子,似乎要進海灣來。

博 | 那定是爹爹了。他出去看島上的病人。

(她整理桌上的東西。)

林 | (站在走廊最低的一道墩子上。) 噫,你的花這樣好看呀!

博 | 是的,你看他好看不好看?

林 | 漂亮極了。今天這個樣兒,府上似乎要請客。

希 | 不錯。

林 | 我再猜一猜。是不是令尊的生日?

博 | (警告希爾姐) 哼——哼!

希 | (不注意她) 不是,是母親的。

林 | 自然——你母親的,是不是?

博 | (低聲發怒的腔調) 現在，希爾妲！

希 | (同樣的腔調) 別管我！(向林) 我想你現在要回去吃午飯咯，是不是？

林 | (走下椅子) 是的，我一定要找點東西吃。

希 | 我敢說你在店裏必定吃得很好。

林 | 我現在不住店子了。店裏太花錢。

希 | 那麼，現在你住那兒呢？

林 | 我住在尹森太婆處。

希 | 那一個尹森太婆？

林 | 那個穩婆哩。

希 | 林先生，恕罪，我沒有功夫——

林 | 哦，我不應該說那個。

希 | 說甚麼？

林 方纔我所說的。

希 (不高趣的樣子，從頭到腳的瞧着他) 我簡直不懂你說甚麼。

林 不懂。好了，我們回頭見吧，小姐們。

博 (向前走到秋子邊) 再會，再會林先生。今天我們對不起，請你恕罪。——可是旁的時候，你

有空閒功夫——你高興的時節，——我盼望你來看家父同——同我們。

林 多謝。我將來真快樂極了。

(他鞠躬，由園門走出。當他順着外面的路，走到左邊的時候，再向走廊鞠躬。)

希 (低聲說) 請去了，莫斯約！我愛尹森老太婆，請代我致意。

博 (輕輕搖他的膀臂) 希爾姐——你這不懂事的小孩！你瘋了嗎？他可以聽見你，一點兒不廢

事。

希 呀——你以為我當心嗎？

博 (向右邊看出去) 爹爹來了。

（范醫生穿旅行衣服，帶提包，由右邊順着路前來。）

范 | 喂，我回來了，小孩子們！（他由門進來。）

博 | （走到花園中去接他。） 哦，你來了我很喜歡。

希 | （也走下去接他。） 今天的事情你現在辦完了沒有，爹爹？

范 | 沒有，我立刻就要到手術室去一會。——告訴我，——亞和模到了沒有？

博 | 到了，他昨夜來的。我們打發人到店裏打聽去了。

范 | 那麼，你們尙且沒有見他嗎？

博 | 不見，可是今天上午，他一定要來。

范 | 是的，他自然要來。

希 | （拉他轉身。） 爹爹，現在你來看看布置何如。

范 | （向走廊一瞧。） 見着了，我的小孩，——這兒簡直是個慶賀的景象。

博 | 你以為我們擺布得不漂亮嗎？

范 你們做的，自然是好。——只——只是我們都在家裏嗎？

希 是的，她走——

博 （趕快插嘴。） 媽媽正在洗澡。

范 （和顏悅色的看博並且拍他的頭。待一會他說。） 小孩們，看呀——你們的意思，想擺設一

個整天嗎？那旗子也讓他飛着，是不是？

希 你完全知道我們的意思，爹爹！

范 哼——是的。可是你們瞧——

博 （朝他點頭微笑。） 自然你知道這都是爲迎接亞先生纔擺設的。當這宗老友初次來拜望

你——

希 （微笑，搖他的手。） 爹爹，你記一記——他是不是博姐姐的老師？

范 （淡笑。） 你們是一對小壞蟲。——算了罷，——無論如何，那是自然而然的嘍，我們定要記着他；

他哩，不同我們在一塊。可是如同——這兒來，希爾姐。（拿提包給她。） 這個一定要放在

手術室去。——不必，小孩們，——我總不喜歡這個——這宗慶賀的態度，我的意思。我們必得一年做一次，關於——算了罷，一個人能說些甚麼？我想沒有別的方法來對付了。

希（帶着提包正經過花園朝左邊去，站住，轉過身來，指着）看那個人順着路來了。我想一定是亞先生。

博（朝同方面看去）他（笑）這纔異想天開嘞！拿那個中年人當亞先生。

范待一會小孩。我能擔保，我相信是他！——對了，我能確定是他！

博（定看着，驚訝起來）對了，我相信是他！

（亞和模穿儉樸的晨衣，帶金絲眼鏡，攜一根輕巧的拐杖，由左邊路上來。他似乎稍稍作工過度。他看見范氏家人在花園中，親親熱熱鞠一個躬，由門進來。）

范（走去迎接他）歡迎，亞先生！你今天乍來從前常到的地方，我們誠懇歡迎。

亞（謝謝誠意，范大夫）十分不敢當。（他們握手並且一塊走過花園）小孩子們也在這

兒哩！（伸出手來同她們握，望着她們）這兩位小姐我幾乎不能認識了。

范 不認識，我不敢說。

亞 當真的，——或是博小姐——呢，我還可以有點兒認識她。

范 我想你不認識了。讓我想，自從你同她分手以後，到而今有八九年光景。那自然的曠，自從那時以後，舍間必定有些變動。

亞 (看着他) 我就不是這樣說。除了樹木長大一點兒——你又在那兒砌一個亭子！

范 不是，不是，你不過就外面而論。

亞 (笑) 現在你自然有兩個長大的女兒咯。

范 老實說吧，只有一個長大。

希 (細聲說) 聽爹爹說甚麼！

范 假如現在我們坐在走廊上。那兒一定比這兒涼快。來罷。

亞 謝謝你，范大夫。

(他們上砍子，范醫生擡搖椅送亞)

范 請坐。你現在安安靜靜的坐下，好好歇一歇。你走了蠻遠的路，那個樣兒有點僵。
亞 哦，並不要緊。我現在再到這兒——

博 (向范) 我們可以拿些蘇打水和菓汁到花園裏小屋子去嗎？再隔一會這兒就熱得不能坐了。

范 對嘍，小孩們。蘇打水和菓汁。或許再拿點兒加格拉酒。
博 還要加格拉酒？

范 一點兒就殼了。無論甚麼人也離不掉他。
博 是嘍。希爾姐，請你拿這提包到手術室去。

(博進花園中屋子，隨手關上門。希拿提包經過花園朝房子左邊去到後面去。)

亞 (他瞧着希走) 何等漂亮的姑娘——她們長得何等漂亮！
范 (坐下) 呃，你當真這樣想嗎？

博 小姐真是驚人——希小姐也是一樣，爲那樁事體——可是你自己，范大夫——你願意一輩子

在這兒住下去嗎？

范 | 是的，我想聽其自然，事情怎樣來就怎樣辦。我生在這兒，長在這兒，你看見了的嘍。我的前妻在的時候，我們真是快樂，可是她老早就死了——她——亞先生，從前你在這兒的時候，你是知道的。

亞 | 不錯——不錯。

范 | 現在卻有一個人來補她的缺，同我們相處，何等快樂，何等要好。我敢說句大話，我的命運真好。

亞 | 你續絃後，沒有小孩嗎？

范 | 兩年——或者說兩年之前，我們生個小孩。可是不久就死了。他死的時候，大概只活四五個月的光景。

亞 | 今天尊夫人不在家嗎？

范 | 她快回來了。她出外洗澡去。這一季她沒日不去洗澡，也不管氣候怎麼樣。

亞 她的身體不好嗎？

范 不盡然；可是近兩年來，她有個奇怪的神經病——時而好時而歹，你知道的。我找不出來她
有甚麼不合式的地方，可是她總喜歡到海上去。似乎不去她就不能過活了。

亞 你記起從前的事啦。

范 （帶一個差不多看不出的笑。） 不錯，你從前在霞威克港外當教書先生的時候，就同艾梨
姐認識。

亞 自然，她常常到牧師家裏去。並且我到燈塔上去找她的父親談話，大致總要會着她。

范 她自從不在那兒，心裏就有個深刻印象，你可以猜得出來。市鎮上的人總不明白究竟是甚

麼原故。他們叫她做『海上夫人』。

亞 他們？

范 不錯。注意這兒——亞先生，請你對她講些過去的事情。我相信可以安慰她一下。

亞 （疑惑的樣子看着他。） 你有甚麼特別的原故，纔這樣着想？

范 是的，一定有些原故。

艾梨姐的聲音（聽見在外面，花園的右邊。） 你在那兒嗎，范格爾？

范（站起來。） 是的，我在這兒。

（范太太從小亭旁邊樹林中來，披一件又大又輕的外套，溼漉漉的頭髮垂在兩肩。亞站起來。）

范（笑並且朝她伸出他的雙手去。） 呀，女魚精來了！

艾（快快上走廊握着他的雙手。） 謝天謝地，你平安回家來了！你幾時回來的？

范 方纔——幾分鐘之前。（指亞） 你沒有話向老相好說嗎？

艾（伸出手向亞） 你當真來了嗎？歡迎！恕罪，我沒在家！

亞 哦，莫說那話。請不必客氣！

范 今天水好嗎，涼不涼？

艾 涼！我不知道，這兒的水永遠不會涼——很溫和，很平靜。嚇！那海灣的水，真是討厭。

亞 討厭？

艾 不錯，討厭。並且我相信他還要使人生病。

范 (笑) 就是海水洗澡地方的好供狀了。

亞 范太太，我寧可說你和海有特別的關係，一切事情，都同海關連。

艾 你說的對啦。我自己差不多也是這樣想。你知道女孩們鋪設這個地方來迎接你嗎？

范 (局促貌) 哼！(看他的錶) 我恐怕我一定要去！

亞 當真迎接我嗎？

艾 自然是的。我們每天都沒有這樣講究。——呀！這屋子裏好悶熱！(走進花園) 來這兒！這

兒稍微有點空氣呼吸。(她坐下坐亭子裏面)

亞 (走近她) 我現在敢說，這兒的空氣十分新鮮。

艾 不錯，你常常處在克里斯新利亞的悶空氣中。人家告訴我，夏天那兒實在可怕。

范 (他也走進花園) 親愛的艾梨姐，我要走了，你招呼我們的老朋友一會兒吧。

艾| 你有事做嗎？

范| 是的，我一定要到手術室去，並且我要換衣服。可是我不久——

亞| （坐下在亭子裏面。）別忙，范大夫。尊夫人同我有法子混時候。

范| 是的——我一定相信有。喂，我們暫時分手吧！

（他走出經過花園往左邊去。）

艾| （稍須不響之後。）你以為這兒好坐嗎？

亞| 我想自然很好。

艾| 這個叫做我的消夏亭！因為布置的人就是我。或者寧可說是范格爾——使我歡喜。

亞| 你常坐在這兒嗎？

艾| 是的，一天到晚我差不多都在這兒。

亞| 我想同女孩們一塊？

艾| 不女孩們——她們在走廊上。

亞 范格爾呢？

艾 哦，范格爾往前走後的。有時他同我一塊在這兒，有時他走去同小孩們一塊。

亞 這樣擺布是你的意思嗎，是不是？

艾 我想就是這個擺布最合我們大家的式，使我們大家相安。我們時時可以互相通話——無論甚麼時候遇着有話可說。

亞 （想了一會之後） 當我最後的一次會着你——在霞威克港外，我的意思——哼——這是一個長時間——

艾 自從你在霞威克港外同我們一塊以後，到而今足足有十年了。

亞 是的，差不多。可是當我記起你在燈塔外的時候！那個老牧師常常叫你做「異教徒」，

因為他說你的父親拿你受洗禮的時候，用個船的名字來叫你，不用教會的——

艾 哼，隨後怎樣呢？

亞 我所希望最後的事，就是待你做了范太太之後，到這兒來再會你。

艾 | 不對，那時節范格爾尚有個——女孩們的第一個媽那時還是活的——他們的親娘，我的意

思——

亞 | 自然，自然。可是倘若事實不是這樣——倘若他沒有拘束——我斷不希望這個事情如此下落。

艾 | 我也不。這一世永遠不——在那時候。

亞 | 范格爾是個好人，很正直，無論對誰人都很寬大，很和氣。

艾 | (懇摯親切的樣子) 不錯，他的確是！

亞 | ——可是他完全和你不同，我以為。

艾 | 你是很對的，我們不相同。

亞 | 那麼，隨後怎麼辦呢？事情又怎樣呢？

艾 | 你不必問我，亞先生。我不能向你說明。縱然說了，你也實在永遠不懂我所說的一個字。

亞 | 哼——（聲音略軟） 你拿關於我的事情告訴你的丈夫沒有？我想，那自然嘍，關於不成功

的那一步——我曾經鹵莽透了的瞎走。

艾 | 沒有。你怎麼想到我告訴他？我從來沒有說一個字給他聽，關於——關於你求婚的事。

亞 | 我喜歡這樣。我覺得有點兒難過當我想起那——

艾 | 你無須如此。我只是告訴你的真話——我非常喜歡你，並且你是我在燈塔外最真實最好的朋友。

亞 | 謝謝你的好意。可是現在請告訴我——自從我走過後爲甚麼你永遠不寫信送我？

艾 | 我想或許你要痛苦，使你知道一個人，她——她不能滿足你的心意。我想這宗情形，就像把包好傷口打開的一樣！

亞 | 哼——不錯，不錯，你說的很對。

艾 | 爲甚麼你永遠不寫信送我呢？

亞 | (看着他，又帶笑，有點含羞的樣子) 我？我寫信嗎？或許你要夾疑我從新來有別的意思？在碰着失敗之後？

艾 | 不，我也懂得那回事。——你不會想到去糾纏別人嗎？

亞 | 決不。我說出來的話，我總得要做到底。

艾 | (略帶取笑。) 哦，瞎說！管那些令人難過的舊事幹嗎。我老實對你說吧，你最好還是娶個
婦人快快活活的過日子吧。

亞 | 那麼，我的時候不能錯過了，范太太。記一記——說起來也合羞——我決不會再有個三十七
歲了。

艾 | 呃，有儲多的原因，當然要快些做纔好。(一會兒不響，隨後懇切低聲說。) 可是你現在聽

呀，我的亞先生，——我告訴你一件事，是我在那時候不能告訴你的，救我的命吧。

亞 | 是甚麼事？

艾 | 你當走——那不成功的一步，這是你剛纔所講的話，——我不能答應你這樣，我又去做那樣。

亞 | 我知道那個。你對於我，完全以朋友相待。我老實知道那個。

艾 | 可是你不知道，那時我的心思，都完全集中在別處去了？

亞 那時？

艾 是的，正是那時

亞 那不可能是事！你把時候弄錯了！我不信你那時認識范格爾。

艾 我說的不是范格爾。

亞 不是范格爾？可是那時候——在霞威克港外——我不記得我會相信你注意別人。

艾 不，不——我敢說你不會。因為這回事完全像發瘋一般。

亞 求你往下說吧！

艾 哦，只要你知道那時候我不自由就得嘍。現在哩，你可以盡情知道。

亞 假如你那時自由怎樣呢？

艾 怎麼辦呢？

亞 你是不是用別一種口氣回我的信嗎？

艾 我怎麼能說？當范格爾來的時候，我的答覆就不同了。

亞 那麼，你告訴我你不自由有何用處呢？

艾 （站起來，似乎痛苦心亂。） 因為我一定要有個人來，我告訴他這樁事。不必，不必站起來。

亞 那麼，你的丈夫知道你這回事嗎？

艾 我起初告訴他，說我的心已經跑到別處去了。他永遠不問下文。從此以後，我也永遠不

提這樁事。隨後只有點兒瘋的樣子；並且這事的結局來得這樣快。無論如何，——使人心煩

意亂。

亞 只是心煩意亂？不盡然嗎？

艾 自然是的！我的亞先生，這樁事和你想的不相同。這事實是來得不可思議。我不知道找

甚麼話來纔好告訴你。你儘可說我害神經病。——或者說我完全瘋了也可以。

亞 我的范太太——你現在定要完全告訴我這樁事。

艾 呃，好呀，——我一定試試。你憑你的常識，怎麼能彀知道那個。——（看外邊，突然不說。）

等——別個時候——現在有人來了。

(林出現在路上，從左邊來，走進花園。他的鈕扣孔中插一朵花，帶來一個又大又好看的花球，用紙紮好，並且用緞條貼上。他停止在走廊之前，躊躇一刻兒。)

艾 | (在小亭中走向前) 你是來找女孩們嗎，林先生？

林 | (轉過身來) 呀，你在那兒，范太太？(鞠躬並且走近) 不盡然！我並不是來找小姐們。

我特地來找你，范太太。你已經許可我來看你！

艾 | 不錯，我自然允許過的。你來這兒，非常歡迎。

林 | 多謝。我的運氣真好，聽說今天是府上高興的日子！

艾 | 呀，你知道那個嗎？

林 | 是的，所以我放大膽子拿這個來賀你，范太太！

(他鞠躬，呈出花球。)

艾 | (笑) 林先生，你不應該拿你這些好看的花送亞先生嗎？因為尊敬他的原故，所以！

林 | (看了這個又看那個，昏亂的景象) 我請你恕罪！我不認識這位先生。這只是——我

拿這花當着生日禮物，范太太。

艾 | 生日禮物？那麼，你弄錯了，林先生。舍間沒有那一個的生日是今天。

林 | (大笑) 哦，我完全知道了。可是我從前不知道這個祕密。

艾 | 你知道的是甚麼？

林 | 是你的生日，范太太。

艾 | 我的？

亞 | (看着她，考究的樣子) 今天不是吧，老實不是。

艾 | (向林) 是怎麼一回事，你的腦袋會裝了那個？

林 | 這是希小姐說出來的。剛纔我進來的時候，我問小姐們爲甚麼他們要預備花呀，旗呀，這

樣講究的擺設——

艾 | 喂？

林 | 希小姐回答：「哦，因爲今天是母親的生日。」

艾 | 母親的——自然是嘍。

林 | 啊哈！

(他同艾互相交換理會的眼色。)

亞 | 喂，既然這位先生找出你的生日來，范太太——

艾 | (向林) 是的，既然你找出——

林 | (再送花球) 可以允許我恭賀——

艾 | (拿花) 多謝——請你歇一歇，林先生？

(艾亞和林坐下在小亭內。)

艾 | 關於我的生日——要替我守祕密，亞先生。

亞 | 我知道。我們以外的人，是不能對他說的。

艾 | (放花球在桌上) 不要說，就是這樣。別向外人說。

林 | 我老實擔保我決不向別人說。

艾 哦，我從前的意思並不是那樣。——你現在好嗎？我想你比較以前好些。

林 是的，我想我的身體以後可望強壯下去。 下一年，若是我能到南方——

艾 女孩們告訴我，說你希望到南方去。

林 不錯，我有個恩人在伯爾根，他替我預備一切；並且他允許我下一年去。

艾 你怎樣會攀上他呢？

林 哦，這是個極壞的運氣。我曾經坐他的船航過海。

艾 你航海？那時你想做水手嗎？

林 不是，一點兒也不。可是家母去世之後，家父不願我悶坐在家裏；所以他送我到海上去。這

回航海，我們的船在英倫海峽碰壞了；那就是我緊要關節的事體發生的起點了。

亞 這樣？

林 這回船破，我因而得着勞傷——就是胸部衰弱，你知道的啦。我在水中冰冷許久，他們纔來

救我。所以我決意丟開海——呢，這是樁極壞的運氣。

亞 | 當真的這樣想？

林 | 不錯，說起勞傷來也不算回事；我現在從我的心坎上發出個欲望來，想做個雕刻家。只想——能穀把細黏土捏成模型，用幾個指拇之力，居然做出精巧的物品來！

艾 | 你正在捏甚麼模型？男魚精？女魚精？或者是老海盜？——

林 | 不是，一樣都不是。只要我能穀計畫好了，我立刻就做一件大工作——就是他們所叫的羣集圖。

艾 | 我懂了。這羣集圖表示甚麼？

林 | 哦，我從前想到一件事，情出乎我經驗之外。

亞 | 是，是。一定要做到底。

艾 | 究竟是些甚麼？

林 | 呢，我從前想起一個婦人，水手的妻子，睡覺十分不安逸，並且當地睡的時候，常常做夢。我想我能將這個情景做出來，無論何人都能見她正在做夢。

亞 | 完了沒有？

林 | 沒有。還有別的人物——你可以叫他做一種模型。她是她的丈夫，當他出門的時候，她會

經做對不起她的丈夫的事。現在他是淹死了。

亞 | 喂，你說些甚麼——

艾 | 淹死，你說？

林 | 不錯，他淹死在海裏了。可是這回事情很奇，他居然轉回家來。那時正是夜間，他站在他的

婦人的床邊，並且看着她。他渾身濕漉漉的，恰如他們把你從海中拖爬起來的一樣。

艾 | (往後靠着椅子) 真是奇怪極了！(閉眼) 哦，這樁事情活靈活現的在我眼前！

亞 | 大家都敢說這是樁奇事，密思脫——密思脫——你說的就是那個出乎你的經驗之外的事嗎？

林 | 是的，——這個本來出乎我經驗之外，由一方面觀之，可以這樣說。

亞 | 你會經見一個死人回來——

林 | 呢，我不是說我確實看見這回事；自然也不是瞎說。可是通通都——

艾 | (打起精神和懇切的樣子) 請你把這回事完全告訴我吧! 我要從頭至尾曉得他。

亞 | (笑) 對了, 自然這個於你很有關係——無論甚麼, 只要帶着海上的意味奇幻, 都和你有關係。

艾 | 隨後怎樣呢, 林先生?

林 | 呃, 當我們從哈里發坐船回家的時候, 我們的水手長常在醫院, 不能同我們一塊走; 所以我們僱個美國人來代替他。 這個新水手長——

艾 | 美國人?

林 | 是的; 有一天他從船長那兒借得舊報一束, 他常常翻閱, 不肯間斷。他說他要學挪威語。

艾 | 呃, 隨後呢?

林 | 呃, 有一夜大砲響起來了。所有的人都到甲板上——除開水手長同我。因為他的腳扭傷了, 不能走路; 我不甚安逸, 躺在我的艙裏面。 呃, 他坐在桅杆前面, 正在照舊讀他的舊報——

艾 | 隨後怎樣?

林 忽然一下，我聽見他發一種喊叫聲；我看他的面孔白得像石灰一樣。他於是乎將那張舊報摺壓起來，扯成粉碎；可是不聽見他出一點兒聲息。

艾 他一句話都沒有說嗎？他當真沒有說話？

林 起初沒有說。可是他不多一會就說，似乎自言自語的樣子：『當我走後——嫁了——嫁了別人。』

艾 (閉目，一半自言自語) 他說那話嗎？

林 是的，你可以不必疑惑——他說挪威話蠻好。他一定有學語言的好本領，那腳色。

艾 隨後怎樣？

林 哦，現在這事更覺奇了——這回事我到死的天都不會忘記。因為他加上一句話——那光景卻是十分沈靜：『可是她是我的，她將來必定是我的。雖然我將來回家找她的時候，即或像一個淹死的人，從海底爬起來的一樣，她一定要跟着我走。』

艾 (倒一杯水，她的手發抖) 唉——今天好熱——

林 並且他說話的樣子很帶勁。因有我覺得他定要做這回事。

艾 你完全知道——這個人隨後怎樣？

林 哦，他死了，范太太，那是無庸疑惑的。

艾 (忙說) 你什麼會想到那個？

林 我們的船在英倫海峽碰壞了，你是知道的。我同船長和旁的五人一同逃命到一支長

小船上；可是副船長同個美國人和旁的一人上別支小船。

艾 從此以後就沒聽見他們的下落嗎？

林 沒有一個字也沒聽着，范太太。前幾天我的恩人寫信送我也這樣說。惟其沒有聽見，所

以我渴望知道這回事究竟怎樣。我能設想這位水手不貞節的婦人活靈活活在我面前；

又見他雖則淹死了，仍然從海底爬起來，到家裏去雪恨。我剛纔見了他們兩個盡量的清楚

在我眼前。

艾 我也是一樣。(站起來)來，——我們一齊進去吧。最好或者到范格爾那兒去！我覺得這兒

太悶人。

(她走出小亭。)

林 | (他也站起來。) 我想現在回去吧。我不過來拜訪你，恭喜你壽誕幸福。

艾 | 呢，若是你一定要走——(伸出她的手。) 再會，多謝你的花。

(林鞠躬，走過花園，向左邊出去。)

亞 | (站起來走近艾) 我看這樁事使你深深痛苦，范太太。

艾 | 是的，我想你可以猜出來我是這樣，雖然——

亞 | 可是無論如何，你只得要預備。

艾 | (看着他帶驚惶) 預備？

亞 | 是的，我是這樣想。

艾 | 預備他回來？——這種樣子回來？

亞 | 噫，甚麼話！——是那瘋雕刻匠所說的怪誕話！——

艾 | 亞先生，他或許不像你想的這樣瘋。

亞 | 一個死人能般感動你這樣利害，豈不是太無意識嗎？我想這是一

艾 | 你想甚麼？

亞 | 我自然想到那不過是你的隱密罷了。我猜你是痛苦，因為你找出家庭裏辦紀念日，並不

使你知道——你的丈夫同他的孩子們辦他們的紀念日，這宗生活與你全沒相干。

艾 | 哦，不成，不成；若是可以，一定要做。我獨單爲我自己，沒有權利去要求我的丈夫。

亞 | 我想你一定有那個權利。

艾 | 是的，可是實際上我沒有。對了。我。也。有。我。的。生。活。——別。人。沒。有。份。子。

亞 | 你！（聲音更軟。）莫非我知道——你——你當真不愛你的丈夫嗎？

艾 | 哦，我愛他——我真誠意的愛他！惟其愛他，所以這樣可怕——這樣不可解——這樣絕對的不

可思議！

亞 | 現在你一定要告訴我你的一切困難一點兒不要隱藏。你告訴我不，范太太？

艾| 我不能，老朋友——無論如何，現在不能。別的時候或許可以。

(博| 走出走廊，進花園來。)

博| 現在爹爹從手術室裏來了。我們可以一齊往花園屋子裏去坐嗎？
艾| 可以，我們一齊去。

(范| 換了衣服，同希| 在房子後面，由左邊來。)

范| 現在好了，我自由了！若是有杯冷東西，現在真對勁極嘍。

艾| 等一等。(她轉到亭子拿花球出來。)

希| 哦！那些好看的花！你在那兒得的？

艾| 雕刻匠林格| 斯蘭送我的，希爾| 姐。

(驚。)
希| 林格| 斯蘭？

博| (不安) 林格| 斯蘭又來這兒嗎？

艾| (半笑) 是的他拿這花球來，——當着生日禮物，你知道啦。

博！
（看着希。） 哦！

希
（聲音含糊。） 這畜生！

范
（向希很爲難的樣子。） 哼！你呀！我一定告訴你，我的希爾姐！

艾
（插嘴。） 來吧，女孩們！讓我們放我的花球在水中同別的花一塊。 （她走上走廊。）

博
（向希輕輕說。） 你看她究竟真正是好。

希
（一半大聲，似乎發怒。） 猴戲！他不過要來使爹爹歡喜。

范
（走上走廊拉艾的手。） 謝謝你！謝謝你！你來做這個，我從我的心坎上感謝你，艾

姐！

艾
（整理花。） 哦，瞎說！爲甚麼我不可以同你們一塊布置——母親的生日。

亞
哼！

（他走上去同范夫婦一塊，博希姊妹在下面花園中。）

第二幕

【在市鎮後面有樹林的山名叫卜拉斯伯的上面。山後立一界石和風信標。前景有

大石塊圍着界石當座位。在背景之中，下面可以遠遠看見海灣外部，有許多小島

和伸出的岬。看不見海面。夏天夜晚帶着明媚的黃昏色。遠遠望見空中黃金

色的彩霞在山頂上。從右邊較低的山坡可以微微聽見四部合唱音樂的聲音。】

【年青市民從市鎮來。男男女女一對一對的從右邊上來，親熱談話，走過界石，朝左邊

出去。不多一會，巴利斯特出來，指導外國遊歷家。他拿着許多婦人用的圍膊和

小提包。】

巴（拿他的手杖向上指，用外國語說）請看，各位，——那邊還有一座山。我們可以上去，還可

以下——

（他繼續用外國語說，引導外國人向右邊走出去。）

（希快上坡，到右邊頂上，停着，轉向後看。立刻博由同路上來。）

博 希妹妹，爲什麼我們一定要離開林格斯蘭？

希 因爲上山太慢，我不能忍耐。看——看他還在爬哩。

博 哦，你知道他害病。

希 你以爲那病很重嗎？

博 是的，我想一定是重。

希 他今天下午請爹爹診看。我不知道爹爹以爲病症如何。

博 爹爹告訴我他有肺結核——或是這類的毛病。爹爹說，他活不久了。

希 他當真這樣說嗎？我現在正是這樣想。

博 可是決不可使他知道生疑。

希 哦，你怎樣想到我去做這傻事（聲音較低）那兒——現在漢斯居然拼命上來了。漢斯

——你能彀看他的相貌就知道他的名字叫漢斯嗎？

〔譯者註〕漢斯 Hans 一字爲德人或荷蘭人，普通名字 Johannes 之縮寫，因之外國人遂用以稱德人或荷蘭人，含輕蔑之意。

博〔耳語〕別瞎說！我告訴你！

〔林從右邊來，手中拿一把坤傘。〕

林 恕罪，小姐們，因爲我不能同你們一塊上山。

希 所以現在你拿把傘？

林 這是令堂的。她說我沒有帶拐杖，儘可拿這傘代用。

博 他們還在下面嗎？爹爹同別人？

林 是的，令尊進飯館去一下，別人坐在外面聽音樂；可是他們立刻就來，令堂這樣說。

希 〔她站起來看着他。〕我想你現在很饜，是不是？

林 是的，我大概以爲我有點兒饜。我當真相信我定規要坐下歇一刻。

〔他找在前面右邊的石塊坐下。〕

希 | (站在他的前面) 你知道音樂下面不久就有跳舞嗎?

林 | 知道,我稍微聽見說。

希 | 我想你一定要跳舞,是不是?

博 | (她一邊走一邊討草中小花) 哦,希妹妹——讓林先生調節他的呼吸吧。

林 | (向希) 不錯,希小姐,我最愛跳舞——倘若我能。

希 | 哦!我懂了;你從來沒有學過嗎?

林 | 不是沒有學過。我的意思不是這樣。我是說因為我的胸膛的原故,所以不能跳舞。

希 | 你是說那個『勞傷』嗎,是不是?

林 | 是的,就是那個。

希 | 那個勞傷使你很高興嗎?

林 | 沒會,我不能這樣說。(笑) 因為我相信有了這個毛病,可以使致旁人憐恤我,幫助我。

希 | 是的,自然那病不輕啦?

林 不輕，很沈重。我也能知道我的病勢如何，同令尊診斷的一樣。

希 你最好去航海，那病就可以立刻望好，對不對？

林 對；可以望好。

博 (手中拿花) 你看這些花哩，林先生——這朵可以拿去插在你的鈕扣孔中。

林 哦，千謝萬謝，范小姐！你真是好極嘍。

希 (朝右邊望下山去) 我希望他們找得着路回來。不對了，他們走錯路了。

林 (站起來) 我要下去到那個轉灣的地方叫他們。

希 那麼，你一定要大聲叫。

博 不必，你最好不必。你又要傻壞了。

林 哦，下山是很容易的事。(他朝右邊出去)

希 不錯，下山。(看着他去) 現在他跳起來了！這個樣兒他想再上山來，是絕對做不到的。

博 可憐的東西——

希 假如林格斯蘭向你求婚，你願意答應他嗎？

博 你瘋了嗎？

希 哦，我以為，自然是嘍，假若他沒有「勞傷」——假若他不立刻快死。那麼，你願意嫁他嗎？

博 我想你最好嫁他吧。

希 那不成，若是我有這個意思，那我卻苦死了。他沒有甚麼年金。他的生活都難維持。

博 那麼，爲甚麼你常常同他親近？

希 哦，不過因爲他有「勞傷」毛病。

博 我從來不見你稍微憐恤過他。

希 我沒有做過。可是有那個來引誘我——

博 是甚麼？

希 就是看着他得他說那病並不沈重，他將要去航海，並且預備做個藝術家。他的這些事蹟，都可完全相信，並且他因爲有病，盡量去謀快樂。知道他將來一定沒有甚麼事發生，甚麼事

也沒有；他活不久的話——想起來，我的感情上受番刺激。

博 | 刺激！

希 | 我受我的刺激——你不能管我。

博 | 嘖嘖，希爾姐，你這孩子真是利害！

希 | 哼，我正要那樣——正要討你的嫌！（往下看）呀，落後亞和模似乎不慣上山。（轉過身來）

哦，說起——我們吃午飯的時候，我觀察亞和模一會，你以為結果怎樣？

博 | 是甚麼？

希 | 只想到他的頭快禿了——正在他的腦頂上。

博 | 嘖，廢話！我敢說他沒有禿。

希 | 他禿了。並且他的兩眼週圍已經皺皮了。天呀，博姐，當他教你念書的時候，你怎麼會

傾心向他。

博 | （笑）不錯，你能懂得嗎？我記得有一次他說我的名字不好，我會大哭一場。

希 想那個（再往下看） 我敢說！看那兒快看！『海上夫人』在那兒同他一塊走——沒有

同爹爹——並且一邊走一邊說些耳語。我不知道他們兩人互相有點兒牽扯沒有。

博 你應該結實羞你自己。你怎麼敢說她這樣的話？我們相處一塊，是很好！

希 哦，自然！你不相信嗎，傻子！我告訴你我們決不能同她一塊兒好好的過下去。只有天知

道是甚麼東西引誘爹爹拖她到我家來——我一點兒也不奇怪，倘若有一天她瘋在我們手裏。

博 瘋甚麼東西使你想這宗事？

希 哦，一點兒也不奇怪。她的母親不是瘋的嗎？她是瘋死了，我曉得。

博 是的，我希望你少管閒事。我告訴你吧，別再談這樁事啦。看爹爹的面子——駐口得嘍。

你不聽見嗎，希妹妹？

（范艾亞及林從右邊上來。）

艾 （向着背景指） 在那外邊就是的。

亞 不錯，自然，一定在那個方向。

艾 | 在那外邊就是海。

博 | (向亞) 你以為這上面的景緻秀麗麼，是不是？

亞 | 我寧可說是個宏大——莊嚴的景緻！

范 | 我敢說你從來沒有到過這兒，對不對？

亞 | 從來沒有。我無論甚麼時候，總夾疑這兒是到不了的。就是小路，也沒一條。

范 | 並且兩旁也沒有空地。近幾年來我們常到這兒。

博 | 在那面，舵人岡上的景緻格外好。

范 | 我們往那兒去嗎，艾梨姐？

艾 | (找右邊一塊石坐下。) 謝謝你，我不去。可是你們應該去。我要在這兒待一會。

范 | 很好；那麼，我要同你一塊。女孩們招呼亞和模就散了。

博 | 你願意同我們來嗎，亞先生？

亞 | 對啦，願意之至。仍然由小路上那兒去嗎？

博！ 是的，蠻好的寬路。

希！ 有很寬的地位，可以容二人膀子挽膀子的走。

亞（說笑） 我不知當真有這樣事沒有，希小姐！（向博）

倘若她說得對，我們兩個可不可

以試試？

博（發一笑） 好呀，若是你願意。讓我們去吧。

（他們朝左邊出去，膀子挽膀子）

希（向林） 我們可不可以去也？

林 膀子挽膀子？

希 爲甚麼不呢？我不管得嘍。

林（伸膀子挽她，並且歡喜笑起來） 這卻是很好玩哩，是不是？

希 很好玩！

林 唉，這樣子恰像我們已經定過婚約的一樣。

希 | 我想你從來沒有伸脖子挽堂客過，林先生？

(他們朝左邊出去。)

范 | (他正站在後面，界石的旁邊。) 親愛的艾梨姐，現在我們有點兒小功夫來對付我們自

己—

艾 | 是的，來這兒坐挨着我。

范 | (坐下。) 這兒很寬曠很平穩。現在讓我們來談一談。

艾 | 談甚麼？

范 | 談你的事，並且談我們互相的關係，艾梨姐。我完全明白照這樣諸事的情形不能繼續下去了。

艾 | 到這樣地步，你有甚麼對付方法？

范 | 一片誠心，我親愛的。尋常的生活——如像我們平日所過的。

艾 | 哦，倘若只是那個做得成！可是完全做不到！

范 我想我知道你了。有時你從某事情流露出來，我相信我知道。

艾 (急躁樣子) 不成，你不知道！別說你知道！

范 哦，艾梨姐。我是個爽直脾氣的人。你有忠實的心。

艾 是的，我有。

范 無論甚麼結緣，你在裏面覺得安穩快活，那一定是心滿意足的結緣了。

艾 (心神不安的望着他) 好——那麼怎樣呢？

范 你這路的人做第二門妻子是不合式。

艾 現在是甚麼東西使你想到那個？

范 我總常常疑惑；可是今天我看透了。小孩們的隨便慶祝——你以為從中指使——也罷，一個

男人所說的話，是不能抹煞的——我的不是這樣，無論如何。這不是我的天性。

艾 我知道了。哦，我很知道。

范 可是你錯得不小。你似乎大致覺得小孩們的娘還是活的一樣。你以為她無形之中在

我們中間。我的心分一半向你，分一半向她。這個就是得罪你的意思了。你似乎找出我們關係中間，有些不道德的事體；這就是爲甚麼你不能，或是將來不同我一塊住做我的妻子的原故。

艾（站起來。）你看清這樁事嗎，范格爾，完全看清嗎？

范是的，我今天究竟看清了他——到頂深的地方。

艾到頂深的地方，你說。哦，你定規不要那樣想。

范（站起來。）我知道得透澈比這個還要多哩，艾梨姐。

艾（驚的樣子。）你知道的更多？

范是的。就是你不能繼續忍耐這兒的情形下去。那些使你不高興，你的精神受累不小。

這兒的光線不足——地平線不寬——空氣不好不足振刷你的精神。

艾你是很對。白天夜晚，冬天夏天，我害——這個常常念海的病。

范我知道得透澈，艾梨姐。（放她的手在她的頭上。）所以這個可憐害病的小孩一定要再

到她自己的家裡去。

艾| 你說那個是甚麼意思？

范| 直捷極嘍。我們定要搬家。

艾| 搬家！

范| 是的。在海邊上某個地方——到那兒去，你可以找着一個真正的家如你的願。

艾| 哦，我的好人兒，你不要想到那個！這事完全做不到。除了這兒你決不能在世界上找出第

二個地方可以快樂過活。

范| 要是怎麼便怎麼吧。並且——你想一想——我沒有你——能在這兒快樂過活嗎？

艾| 可是我在這兒，並且我將來也留在這兒。難道我不是你的嗎？

范| 你是我的，艾梨姐？

艾| 哦，請別再說那個計畫啦。你這兒所有的一切是你的生活所繫。你的全部平生事業在

這兒，只單在這兒。

范 要是怎樣便怎樣，我說。我們一定要從這兒搬開——搬向海邊某個地方去。我已經下了

決心，不能收回原議，親愛的艾梨姐。

艾 哦，可是你想想，照那樣辦我得些甚麼？

范 你可以復原你的康健並且可以安心。

艾 我不敢斷定。可是你自也想想你自己！到底你得着些甚麼？

范 我可以得着你的歡心，我最親愛的。

艾 可是你得不行！不行，你不能，范格爾！那個正是可怕傷心的地方啦。

范 那個聽其自然罷了。若是你常常想到這兒。那麼，除了帶你離開此地之外，別無救濟方法。

越快越好。我已經下了決心，不能說了不做，我告訴你。

艾 不必！不必那樣做，——天在頭上——我老實合盤托出告訴你一切事情，絲毫沒隱藏，絲毫沒錯

誤。

范 好，好——說罷！

艾 | 你將來一定不要爲着我的原故不高興；終歸一句話說，卽如我們沒有要過好的一樣。

范 | 你允許告訴我一切事情——絲毫不錯。

艾 | 只要我能說的我都說給你聽，——並且只要是我能知道的事，——這兒來，坐挨着我。

（他們坐下在石上。）

范 | 好艾梨姐怎樣？

艾 | 當你向我求婚的那一天——你爽爽直直，光明正大的告訴我，你的前次結婚。你說那次結

婚極快樂。

范 | 是這樣啦。

艾 | 不錯，不錯；我不夾疑。那不是我現在爲甚麼要同你說話的原故。不過我要你知道我，在

我這方面，也是爽爽直直的對待你。我那時已經光明正大的告訴你過，我從前曾經注意過

別人。我同他還有——定婚一類的事。

范 | 定婚？

艾 | 是的，這類的事。呃，這也不過是最短的時間。他離開此地，隨後我就把婚約毀了。這些事情我都告訴你過。

范 | 親愛的艾梨妮，爲甚麼你回想到這些事情？這回事完全同我不相干。我從來沒問過你他是誰。

艾 | 你沒問過。你對於我常常有斟酌。

范 | (笑) 罷了，在這樣情形——我無須乎你告訴我他的名字。

艾 | 他的名字？

范 | 在霞威克港外那一帶地方，沒有許多人可以中得上選。如其有之，只有一個——

艾 | 我猜你所想的是——亞和模。

范 | 是的——不是他嗎？

艾 | 不是。

范 | 不是他，那麼，我全無把握了。

艾 你還記得有一年秋天末了的時候，有一大支美國船進霞威克海灣來修補嗎？

范 不錯，我記得清楚。有天早晨，船長在他的艙裏面被人暗殺。我記得隨後還驗屍哩。

艾 是的，你記得。

范 聽說是副船長把他殺的。

艾 沒有人能殺說得上來！那事是斷不能證明的！

范 雖然不能證明，但是我想一點兒無疑意。爲甚麼他要逃走並且投水死呢？

艾 他並沒投水死。他逃在一支向北方走的船上去。

范 (驚) 你怎麼能殺知道？

艾 (說話帶勁) 因爲，范格爾——因爲那個副船長就是同我——定婚的人。

范 你說甚麼？當真的嗎？

艾 是的，——就是他。

范 可是生在世上，艾梨姐——你怎麼做這樣的事去同這路的人定婚！那個人在世界幹甚麼事

你一點兒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艾 他說他叫弗利曼。隨後在他的信中，他寫他的名字叫約翰斯登。

范 他從那兒來的？

艾 他說從芬蘭。雖然他是生在芬蘭，他自小就出門在外，——同着他的父親，我想。

范 那麼，他一定是個「昆」Queen了。

艾 是的，我相信芬蘭人都叫做「昆」。

范 你還知道他些甚麼？

艾 只是他頂年青的時候就跑到海上去，並且他走了許多水路。

范 沒有別的啦？

艾 沒有了；我同他從來沒有談過這類事。

范 那麼，你們談些甚麼呢？

艾 大概談海。

范 | 呀！談海？

艾 | 談些海上的景緻，風暴啦，平靜啦，還有太陽在海上閃光啦。可是我們常常談鯨魚，海豚，和海狗；當日中的時候他們出來歇在礁石上曬太陽。我們還談海鷗呀，老鷹呀，同着旁的海鳥。並且——這不奇嗎？——當我們說得高興的時候，我覺得他同海中的禽獸很親熱。

范 | 你自家——

艾 | 是的，我想我也是對於他們很親熱。

范 | 罷了，罷了，——怎麼你會同他定婚？

艾 | 他叫我定要做

范 | 定？要你自己沒有意志嗎？

艾 | 他一接近我，我就沒有了。哦——隨後我覺得這事實在不可解。

范 | 你常常見他嗎？

艾 | 沒有，不很常。有天他到燈塔那裏來；我因此就認識他。後來我們常常約定相會，沒有一

定時間。可是船上發生事變，他一定要逃走。

范 喂，你說我聽啦！

艾 有天清早天色黃昏的時候。我接着他的信。信上說我一定要到布拉漢茂去會他——你
知道嗎，那兒是燈塔和霞威克中間的海角。

范 不錯，不錯——我很知道。

艾 那信上說，我一定要立刻到那兒去，因為他有話對我說。

范 你去麼？

艾 是的。我情不能自禁，一定要去。唉——他告訴我他已經在夜間殺死了船長。

范 他親自告訴你！一口氣說出來！

艾 是的。可是他說他做的事只是為正義公道。

范 正義公道？那麼，他有甚麼理由殺船長？

艾 他沒有告訴我甚麼理由。他說這樁事我無須知道。

范 | 你就相信他那無根據的話嗎？

艾 | 是的，我決想不到會疑惑他。呀，無論如何，他一定要走開。可是當他向我告別的時候——

唉，你決不會想像到他做些甚麼。

范 | 那麼，告訴我吧。

艾 | 他在他的荷包內拿出一個套鑰匙的環來，並且在他的手指上討下他常帶的戒指。他又

從我的手上取去我自己的戒指，連他的一並套在鑰匙環上。他就說現在我們倆個到海裏

去成親吧。

范 | 成親？

艾 | 是的，他這樣說。他就拿那個鑰匙環和兩個戒指盡他力量一並丟在深水中去。

范 | 你呢，艾梨姐？你贊成那事嗎？

艾 | 是的，你難道不相信，在那時我以為那個一定做得成。——可是，謝天謝地，他就走開了！

范 | 他是甚麼時候走的？

艾 | 哦，你可以相信我的心地立刻明白過來。我覺得我做的事簡直太傻，太無意識。

范 | 可是你說過他還寫信送你的事。從此以後你還聽見他的消息嗎？

艾 | 是的，我從他的信上聽見。我起初得着一兩封從亞甘格爾寄來的。他沒有旁的話，只是

說他走美洲去；並且告訴我投覆信的住址。

范 | 你寫信沒有？

艾 | 立刻就寫。我自然說我和他的關係從此斬斷——他必定不要再牽記我，因為我決不再想到他了。

范 | 雖然如此，他還寫信來嗎？

艾 | 是的，他再寫來。

范 | 他對於你所說的怎樣回答？

艾 | 一字也沒有。他寫的就好像我不會和他決裂過的一樣。他用極安靜的態度告訴我，我一定要等着他。當他爲我預備的時候，他一定使我知道，並且我一定要立刻跟他。

范 那麼，他還沒有丟你了？

艾 沒有。所以我再寫信送他，差不多個個字都同從前的信一樣；不過語氣更加强了。

范 那麼，他丟開沒有？

艾 沒有，簡直沒有。他寫信送我，態度和從前一樣安靜。對於我斷絕他的事，一字也不提。

那麼，我覺得徒寫信送他是無用的，所以我就不再寫了。

范 你還得着他的消息嗎？

艾 得着，從此以後我接着他的信三封。有一次他在加利弗力亞寫的，有一次在中國寫的。

最後的一封是在澳洲發的。他說他預備去開金礦，隨後我就沒有得着他的消息了。

范 那個人必定有一種特別勢力挾制你，艾梨姐。

艾 哦，不錯，不錯。那個可怕的人！

范 可是你一定不要再想這事了。決不要！允許我吧，我親愛的，我寶貴的艾梨姐！現在我們一

定要想別的方法來安慰你——找個空氣比這內港空氣新鮮的地方。那裏有含鹽分而且溫

和的海風，我親愛的！你以爲怎麼樣？

艾| 哦，別說吧！別想這樣的事！照那樣做於我沒有幫助！我知道，我覺得，或是在那兒，在這兒，我一定把這個丟不開。

范| 丟不開甚麼，我親愛的——你是甚麼意思？

艾| 我就說那個人的可怕。他的不可測度的勢力挾制我的靈魂！

范| 可是你已經把他丟開了！許久了；當你斷絕他的時候。事情已經完了，已經許久了。

艾| （跳起來。）沒有，正是現在沒有完！

范| 沒有完！

艾| 沒有完，范格爾——現在沒有完哩！我恐怕將來也沒有完。就是這一世也決不會完。

范| （悶聲說。）你的意思是說你的心中隱隱的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古怪的人嗎？

艾| 我忘記他了。可是後來，忽然一下，他似乎又在我面前來了。

范| 甚麼時候的事？

艾 從現在說起差不多有三年了，或者還要久一點。就是當——我沒有生下小孩的時候發生的事。

范 呀！就是那時嗎？既然如此，艾梨姐——我越更明白得清楚了。

艾 你弄錯了，好人兒！這樁事情來得很奇，使我難得對付。——哦，我想你斷斷不會明白。

范 （看着她，苦痛貌。）——想起這三年來，你的心跳在別人身上去了。在別人身上！沒有在我身上——只是在別人身上！

艾 哦，你完全誤會我了。除了你而外，我沒有愛第二個人。

范 （低聲說。）——那麼，爲甚麼那時節你不願意同我一塊住做我的妻子？

艾 只是因爲那個古怪的人曾經恐嚇我。

范 恐嚇？——

艾 是的，恐嚇。這樣的恐嚇，這樣的可怕，只是從海裏能殼生出。現在一定告訴你，范格爾——

（年青市民從左邊回來，鞠躬，朝右邊出去。亞博希和林同着他們一塊來。）

博 | (當他們經過) 甚麼事! 仍然在上面嗎?

艾 | 是的, 山上空氣要涼爽些。

亞 | 據我們的意思, 我們下去跳舞吧。

范 | 好極嘍。 稍待一會, 我們也來。

希 | 那麼, 我們暫且現在分手吧。

艾 | 林先生——請你等一等。

(林 | 站着。 亞博和希朝右邊出去。)

艾 | (向林) 你也要去跳舞嗎?

林 | 不去, 范太太, 我恐怕我不能。

艾 | 別去, 你要保重你的身體。 你的肺病——你還沒有把他醫好哩。

林 | 沒有, 沒有好完。

艾 | (稍微躊躇) 自從你那回航海後, 現在有好久了?

林 是指我得着勞傷的那回航海嗎？

艾 是的，就是你今天早晨告訴我們的那回航海。

林 哦；大約有一等一等——對了，正正三年前的事。

艾 三年？

林 或者久一點兒。我們二月離美洲，三月碰壞船。我們遇着春分時的暴風。

艾 (看着范) 你瞧，就是那時候——

范 可是，我親愛的艾梨姐——

艾 罷了，我們不耽擱你了，林先生。請去吧，可是別跳舞。

林 不，我不過看一下就罷了。(他朝右邊出去)

范 親愛的艾梨姐——爲甚麼關於那回航海你要反覆盤問他？

艾 約翰斯登就是和他同船。我可以完全決定。

范 你爲甚麼這樣想？

艾 | (不回答) 那回航海，他得知道當他去後，我嫁了別人。那時節——就恰在那一刻，這個就到我身上了。

范 | 是這個恐嚇嗎？

艾 | 是的。有時候，沒有一言半語的招呼，我驟然見他站在我的面前。或者站在我的近旁。他決不看我；他只是在那兒。

范 | 你看見他是個甚麼形像？

艾 | 恰同我最後見他的那次一樣。

范 | 十年以前嗎？

艾 | 是的。在布拉漢茂角外。我見他的領結上的別針非常特別，錯一顆翡翠色的大珠。那珠子就像支死魚眼睛。似乎眼睜睜的瞧着我一樣。

范 | 天呀！我還不知道你苦得這樣利害；就是你自己也不覺得苦到這步田地，艾梨姐。
艾 | 是的，真苦極嘍，——救我吧！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逼得我一天比一天緊。

范 | 呀，你整整三年都是這樣情形！你受了這個祕密的苦痛，一點兒也不使我知道！

艾 | 哦，我不能等到有使你知道的必要時，我自然告訴你，現在可行嘍。倘若我合盤托出的告訴你——那麼，我一定要告訴你——那不便說的。

范 | 不便說的？

艾 | （說躲閃話）沒有，沒有，沒有甚麼！問他幹嗎！只有一件事，我曾經做過的——范格爾——我們怎樣去研究那個奇怪——那個小孩眼睛的奇怪？

范 | 我親愛的艾梨姐，我敢說這個純然是你自己的幻想。我們小孩的眼睛，和通常小孩沒有兩樣。

艾 | 沒有兩樣！你怎麼會不見呢？那小孩的眼睛隨着海上天氣變顏色。若是海灣天晴，海水平靜，他的眼睛就發光，就和藹。倘若颶暴風，他的眼睛也一樣的變。——哦，就是你不注意，我卻看得清楚。

范 | （同她說笑）哼，——或者如此。可是假設如此？又怎樣呢？

艾 | (濕言，更接近他) 我從前曾經見過像這路的眼睛。

范 | 甚麼時候？甚麼地方？

艾 | 在布拉漢茂角外。十年前。

范 | (退後一步) 甚麼回事呢？

艾 | (低聲說，發抖) 那小孩有那個古怪的人的一對眼睛。

范 | (無意之間大聲叫) 艾梨姐！

艾 | (用她的一對手抱着她的頭，失望的樣子) 現在你能穀確實知道我爲甚麼決不願——決

不願同你一塊住，做你的妻子！

(她急忙轉身，朝右邊衝下山去。)

范 | (忙跟着她叫) 艾梨姐艾梨姐我的可憐不高興的艾梨姐！

第二幕

【范醫生花園遠處角上。那個地方潮溼，有水塘，爲大樹所遮陰。右邊可以看見死池子的坎。有個露天矮籬笆，把花園從道路和背景裏面的海灣一並隔開。海灣外頂遠地方，有山脈綿延，伸出些高峯。那時正是午後最晚的時候，差不多入暮了。】

【博在左邊石座上坐下縫紉。石座上放兩本書，一個手工籃。希和林拿著魚竿站在池子坎上。】

希 | (向林做一個記號) 別動！我見那兒有個大的。

林 | (瞧) 甚麼地方？

希 | (指) 你不見——下去瞧瞧。看！別個又來了！(從樹林裏看出去) 嗚噫——他來把他們嚇跑了！

博 | (擡頭看) 誰來了？

希 | 你的老師，小姐！

博 | 我的！

希 | 不錯，謝天謝地，幸而他不是我的！

(亞 | 走上前來到右邊樹林中。)

亞 | 現在這池子裏有魚嗎？

希 | 是的，他們很結實，我告訴你。可是現在我們要制死他們幾個。

亞 | 你們理應到海灣去試試。

林 | 不必，這池子——這池子你說他古怪，其實還要古怪些。

希 | 不錯，這兒比較惹人一點。——你剛纔洗完澡來麼？

亞 | 自然是的。我剛從浴室裏一直出來。

希 | 我想你在籬笆裏面，是不是？

亞 | 是的，我不很會游泳。

希 | 你能仰起身子游泳嗎？

亞 | 不能。

希 | 我能。(向林) 讓我們到對岸去試試。

(他們朝右邊順著塘坎走出去。)

亞 | (走近博) 你一個人單獨嗎，博小姐？

博 | 哦，是的，我大概是。

亞 | 令堂不在花園中嗎？

博 | 不在；我想她同家父去出溜達去了。

亞 | 今天下午她怎樣？

博 | 我簡直不清楚。我忘了問她。

亞 | 你有些甚麼書？

博 | 哦，一本是植物學，一本是地理。

亞 | 你喜歡讀這類的書嗎？

博 | 是的，當我有功夫去讀。——可是我的第一職務，自然在料理家事。

亞 你的母親——你的繼母——不幫助你做家事嗎？

博 她不是我的事。自從我的親娘死了之後，家父一個人單獨有兩年的光景，這兩年中都

是我照顧一切；隨後就從此繼續下去。

亞 可是你照常愛讀書麼？

博 是的，所有的好書，只要我能得著，我都去讀。一個人必須稍微知道些世界大勢。我們住

在這兒，完全與世界隔離，——或者差不多完全隔離。

亞 沒有這回事，我親愛的博小姐，別這樣說。

博 我偏要這樣說。覺得我們的生活同池子裏鯉魚的生活找不出甚麼分別來。緊緊挨著

他們的海灣，裏面有許多成羣結隊的魚，出進來往，自由極嘍。可是喂養的家魚，真令人可憐，

朦朧懂懂的一樣不知；並且決不能同那海灣中的魚聯合做一塊。

亞 若是他們跳出池子跑到海灣中去，我以為他們終歸有些不合式。

博 哦，他們可以得著跳出去的機會，我想一定可以。

亞 除此而外，你不能說你在這兒完全與世界隔離。在夏天必不如此，就各方面看起來。這

兒是地方中心一類的處所，據目下而論，是在世界生活當中——是個往來船舶會萃的地點。

博 (笑) 哦，你自己去坐船到處走吧；你來朝我們開玩笑也還容易哩。

亞 我開玩笑？——你怎麼想起來的？

博 呀，甚麼地方中心，甚麼世界生活會萃的地點，這不過是你聽見市鎮上的人這樣說。他們

常時說這類的話。

亞 不錯，我爽快說，我覺得也是一樣。

博 可是他們的話老實沒一字是真的，你曉得——對於我們永居住這兒的人說，簡直不真。譬

如外面偌大的世界，要到半夜太陽出的時候，纔經過我們的門口，這同我們有甚麼關係呢？斷

不能爲著我們半夜出太陽。哦，不成，我們一定歡喜丟開這兒去過我們的日子，不願困在這

魚塘裏面。

亞 (挨近她坐下) 現在告訴我，博小姐——我疑惑有沒有件事或者別的事——我以爲有件特

別的事——是你常時渴望的，在府上這兒？

博 呢，或許有。

亞 那麼，會甚麼呢？你渴望甚麼呢？

博 大半跑出去？

亞 這事頂重要嗎。

博 是的。其次就是多學一點，得點真正的普通常識。

亞 當我教你讀書的時候，令尊常時說他要送你進高等學校。

博 哦，是的，可憐的父親，——他說許多的事哩。可是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就——唉，父親沒有真正的能力。

亞 沒有，不幸啦——我想他沒有。可是你未曾向他談過這事嗎？向他嚴重的爭執嗎，我以為？

博 不會，我說不上我曾經做過。

亞 現在當真的，博小姐，你應該這樣做；不然太遲了。為甚麼你不肯呢？

博 哦，因為我也沒有真正的能力；我想我的情形或許同家父的相仿。

亞 哼——我奇怪你總沒會把你自己待不公道，是不是？

博 哦，沒會，說起來我心裏難過。家父那裏有功夫想到我和我的將來——簡直沒有這個意思。

博 他把這類的事情盡力拋開；他的全副精神都用去同艾梨姐要好！

亞 同誰——怎麼？

博 我是說他同我的後娘。——（打斷說話。）爹媽二人只顧過他們自己的活，你瞧。

亞 對了，你有偌多的理由更好跑走了。

博 不錯，可是同時我又不覺得我有權柄可以跑走——離開我的父親。

亞 可是我親愛的博勤塔，你總有一天要離開他，無論怎麼樣；既然如此為甚麼延宕？

博 是的，我想沒有甚麼理由。我自然應該替我自己設想，找一個位子安身。一旦家父去世，

我就沒有依靠。——可是可憐的父親，——一想到離開他，我就害怕起來。

亞 害怕！

博 | 不錯，爲他自己的原故。

亞 | 可是，天呀，你的繼母怎樣呢？她將來仍然同他一塊住哩。

博 | 不錯，那是真的。可是她不會料理家務，我的親娘就知道要怎樣辦纔有條不紊。有許多

事情她看都不看——或許將來也不看——或者她要勞煩她自己一下。我不知道處置這樁事體用著那種方法。

亞 | 哼，——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博 | 可憐的爹爹，——他的爲人，不免有些弱點。我敢說你自己已經察覺了。你看他沒有足數的事情可以填滿他的全部時候；並且她呢，完全不能給他點幫助。——這個情形有一半是他的過錯，無論如何。

亞 | 怎樣如此呢？

博 | 哦，爹常常喜歡凡圍繞他的人都是春風滿面；家庭裏必定要有發揚，有和氣，他說。所以爹爹常時放縱她，我恐怕就像給她的藥喫，日子久就沒效驗了。

亞！你當真的這樣想嗎？

博！是的，我不能把這個意思拋開。她每每奇怪極嘍。（加重聲調）可是我一定要待在家中，覺得有些困難，是不是？對於爹爹老實沒有甚麼利益，並且我不敢斷定覺得我也沒有對於我自家的責任。

亞！我一定要告訴你那個，我親愛的博勒塔——我們既談這事，必須審慎周詳。

博！哦，說一陣也沒有大用處；我敢說生生來就在這魚塘中過活罷了。

亞！不盡然。這個完全靠你自己？

博（懇切的樣子）你這樣想嗎？

亞！是的，相信我吧；這個完全在你自己的手中，單獨在你自己的手中。

博！哦，倘若果然！——你的意思是想去向我的父親替我說好話嗎？

亞！我也要去做那個。可是首先我要爽快明瞭向你個人說，我親愛的博小姐。（朝左邊看去）

（去）別開聲！別使人注意我們所說的事，我們隨後再談完我們的話吧。

〔艾〕從左邊進來。她沒戴帽，可是有個輕圍膊搭在頭上肩上。

艾〔精神清爽的樣子〕這兒真好！真舒服！

亞〔站起來。〕你到外面去溜達嗎？

艾是的，同著范格爾溜達很久很有趣。現在我們要出去坐船了。

博您不坐下嗎？

艾不，謝謝你；我恐怕不能坐。

博〔順著橈子讓開。〕有許多空地。

艾〔走。〕不不不，我恐怕不能坐；我恐怕不能坐。

亞你去溜達，當真有益。似乎溜達一陣使你高興起來。

艾哦，我覺得十分舒服！我覺得說不出口的快活！老實安逸！老實安逸——〔朝左邊看出去。〕

那兒來的那支大船是甚麼船？

博〔站起來，看出去。〕那必定是支英國的大船。

亞 他們挨近浮標下錨了。那支船大概停在這兒嗎？

博 不過半點鐘的光景；他還得開進港口來。

艾 明天又要出港；到寬闊的大海中去；真正是去泛海。想起坐這支船去，倘若一個人只能殼！

倘若一個人只能殼！

亞 你不會在海上航行過遠路嗎，范太太？

艾 我一生決沒有；只是在海灣內航行過近路。

博（嘆氣）哦，沒有，我們不得不忍耐這個乾燥無味的陸地。

亞 呃，無論怎樣，那是天造地設，莫可如何的。

艾 不是，我到底不這樣想。

亞 不是乾燥無味的陸地？

艾 不是，我不相信我們離不掉這乾燥無味的陸地。我相信設若我們開首就與海熟習，生活

在海上——或者在海中——這個時候我們的生活一定比現在更加如意——比較上又好又快樂。

亞 | 你當真相信這樣嗎？

艾 | 是的，無論怎樣這是我的理論。我常常對范格爾講。

亞 | 自然！

艾 | 哦，他想其中或許有點道理。

亞 | （說笑）好，誰知道？可是事情既做便做了。我們雖然一時轉向錯路，並且把陸地動物當

作海中動物。假如將這些事情仔細思量一番，我恐怕現在時間太晚不能把不對證明他是對。

艾 | 對的，那是的確對的。並且我相信人人都有他們自己天生就的感情——纏繞他們就像祕

密的憂愁和悔恨一般。相信我，這個就是人類愁悶的根基。我決定他有這個作用。

亞 | 可是我親愛的范太太——我從來不覺得人人都是焦愁得這樣厲害。我和你相反，敢說人

艾 | 人生活差不多都是快樂的，和平的，——有一個大的，安穩的，不知覺的歡喜。

艾 | 哦，不是，不是這樣。那個歡喜——就恰像我們的歡喜在又長又舒服的夏天一樣。他的中

間，就有黑暗將到的預兆。並且這個預兆射他的黑影在人類快樂上——恰如漂蕩的雲霧射他的黑影在海灣上一樣。那兒原來有一片青色和陽光；隨後忽然——

博 | 你不必這樣憂愁。方纔你非常快樂，非常歡喜——

艾 | 是的是的，我是這樣。這些都是——是我的優處。（周圍看，不安的樣子。）倘若范格爾來這兒。他允許我非常忠實；可是還不見他來。他一定搞忘嘍。亞先生，請你去替我找他——
找吧。

亞 | 好，我樂意去。

艾 | 告訴他老實一定立刻就來；因為我現在不能見他——

亞 | 不見他？——

艾 | 哦，你不明白我。當他不在的時候，我每每記不起他是甚麼樣子；那麼，我就像完全把他忘掉的一樣。——這真是可怕，真是痛苦。請你去吧！

（他朝池子的那方走。）

博 | (向亞) 我同你去; 你不知—

亞 | 哦, 別麻煩我; 我隨後再布置—

博 | (低聲說) 別去, 別去, 我心不安。我恐怕他在那船上。

亞 | 恐怕—

博 | 是的, 若是旅客中間有他知道的人, 他大致要去看他; 並且船上有賣點心的地方—

亞 | 呀! 那麼, 來呀!

(他同博朝左邊走出去。)

(艾站著一下, 向池子瞧。時時自言自語, 就低聲的, 斷的, 不全的話。)

(在花園籬笆外面路上, 一個穿旅行衣服的陌生人從左邊進來。他有短而紅的頭髮和

鬚鬚, 戴頂蘇格蘭的帽子, 並且有個旅行囊, 用皮帶繫著, 橫掛肩上。)

陌生人 (順著籬笆慢慢兒走, 朝花園裏面看。當他看見艾, 他就止步。又專心又考究的樣

子瞧著他, 並且溫和說。晚上好呀, 艾梨姐!

艾 | (轉過身來並且喊出) 哦,我的好人兒——你終歸來了!

陌生人 | 是的,終歸要來。

艾 | (瞧他,驚惶且恐怕) 你是誰?你是來這兒找人嗎?

陌生人 | 你知道我是誰。

艾 | (驚訝) 這是甚麼話?你對我說得好稀奇!你來找誰?

陌生人 | 你知道我是來找你的。

艾 | (驚) 哎呀!——(瞧他一下,向後退,發出一個半悶聲的呼叫) 眼睛!眼睛!

陌生人 | 好了——你到後來纔認識我嗎,是不是?我一見你就認識了,艾梨姐。

艾 | 眼睛!別做那樣子看我!我要喊救!

陌生人 | 別響!別響!用不著害怕。我不會害你。

艾 | (用手蒙眼) 別做那樣子看我,我說!

陌生人 | (靠膀臂在花園籬笆上) 我坐英國輪船來。

艾 | (瑟縮的樣子看著他) 你來找我做甚麼?

陌生人 | 我已經承認我一定再來,剛剛我能——

艾 | 走!再走開!決不——決不要再來這兒!我已經寫信告訴你我們兩人的關係必須完全斷絕!一切的關係!你知道我已經做了!

陌生人 | (不動感情,不回答) 我總想早些時到你這搭來,可是做不到。我終歸找著條路;

我現在到這搭了,艾梨姐。

艾 | 你來找我做甚麼?你想些甚麼事體?你來這兒幹嗎?

陌生人 | 你完全知道我來帶你同我去。

艾 | (瑟縮退後,恐怖樣子) 帶我去!那就是你的來意嗎?

陌生人 | 是的,自然。

艾 | 可是你曉得的確我現在嫁人了!

陌生人 | 是的,我曉得。

艾 仍然——雖然如此，你來——來——帶我去！

陌生人 是的，你看清楚我是這樣了。

艾（用一對手抱著她的頭。） 哦，這個可怕的——哦，這個恐怕，這個恐怕——

陌生人 或許你不願意來囉！

艾（精神錯亂。） 別做那樣子看我！

陌生人 你不願意來嗎，我問你，

艾 不，不，不！我不願意！始終決不願意！我不願意，我說。我既然不能，又不願意（聲音較低。）

我不敢，隨便甚麼。

陌生人（爬過籬笆進花園來。） 那麼很好，艾梨姐——在我走之先，讓我告訴你一件簡單的事。

艾（想逃開，可是不能，她站著，好像害怕顫了勁，靠在挨近池子的樹樁上。） 別摩我！別挨近我！

別動！別摩我，我詔！

陌生人（謹慎向她走上一兩步。） 你不要害怕我，艾梨姐。

艾 (用手蒙眼) 別做那樣子看我!

陌生人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范醫生穿過花園從左邊來。)

范 (在他完全出樹林之先) 喂, 我使你等了好一會。

艾 (衝到他前面去, 緊抱他的膀臂喊叫) 哦, 范格爾——救我! 救我! 請你救我!

范 艾梨姐——甚麼事!

艾 救我, 范格爾你不見他嗎? 他站在那兒!

范 (看那陌生人) 那個在那兒? (向著他走) 請問你是誰? 爲甚麼你進這花園來?

陌生人 (點頭, 指着艾) 我要同她說話,

范 當真。那麼, 我想你就是——(向艾) 我聽見有個陌生人到家裏來找你。

陌生人 是的, 就是我。

艾 你來找我的妻子做甚麼? (轉身) 你認識他嗎, 艾梨姐?

艾 | (溫言，他的兩手相握。) 我認識他嗎？是，是，是！

范 | (快說。) 真的？

艾 | 哦，就是他，范格爾就是他！他——你知道！

范 | 甚麼？你說甚麼？(轉身。) 你的名字是約翰斯登嗎，你會！

陌生人 | 好——你可以隨便叫我做約翰斯登。雖然不是我的名字。

范 | 不是？

陌生人 | 現在不是，不是我的名字。

范 | 你來找我的妻子做甚麼？你自然知道招呼燈塔的人的女兒嫁了人好幾年。你也一定知

道誰是她的丈夫。

陌生人 | 我知道這回事三年多了。

艾 | (懇切樣子。) 怎樣你會知道呢？

陌生人 | 我回來找你正在路上的時候。我偶爾瞧見一張舊報——一張這部分地方的報；在他

的上面有你結婚的廣告。

艾 (一直往前看) 我結婚——所以那就是——

陌生人 這回事來得很奇怪。因為那戒指的連攏——那也是一種結婚，艾梨姐。

艾 (用雙手蒙著臉) 哦！

范 你敢？

陌生人 你忘掉那回事嗎？

艾 (叫出，似乎她覺得他的注視) 別屢屢做那樣子看我！

范 (同他對面) 你有甚麼話好好的對我講吧，別找她。現在簡單對你說——既然你曉得這

個情形——你到這兒能說些甚麼？爲甚麼你來這兒找我的妻子？

陌生人 我曾經向艾梨姐發過誓，只要能說辦得到，我必定立刻回來找她。

范 艾梨姐還有甚麼！

陌生人 並且艾梨姐忠實允許等著我，待我回來。

范 我看你叫我妻子的小名。這種親密的態度這兒不常見。

陌生人 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是她首先屬於我！

范 屬於你，仍然！

艾 (縮在范格爾背後) 哦！他決不放棄我自由！

范 屬於你！你說她屬於你！

陌生人 她會告訴過你那兩個戒指的故事沒有？我的戒指同艾梨姐的？

范 不錯，老實的。可是你要做甚麼？她隨後再斷絕這個關係。你已經收到她的信件當然你

對於這回事完全清楚。

陌生人 艾梨姐同我都承認兩個戒指連攆起來，就完全和當真的結婚無異。

艾 可定我不承認，我告訴你在這一世我決不同你辦交涉！別做那樣子看我！我一定不，我告訴你！

范 若是你想能殼來這兒把像那樣的兒戲當成正當的要求，那麼，你一定瘋了。

陌生人 那是真的。不消你說，我一定沒有權利去要求她。

范 那麼，你要做甚麼呢？你不能妄想你能從我這兒把她取去，憑著武力，——違背她自己的意志！
陌生人 不能那樣做。有甚麼用處？假若艾梨姐是我的，她一定可以由她自己的自由意志生出結果。

艾 (驚起並且叫出) 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

范 你還能想！

艾 (對她自己說) 我自己的自由意志！

范 你一定是精神不管事了。請走吧！我們和你沒有交涉了。

陌生人 (看他的錶) 我要再上船的時間快到了。(向前一步) 好好，艾梨姐——現在我

已經做了我從前一定要做的事。(再近些) 我已經踐了我給你的約。

艾 (哀求貌，瑟縮過開) 哦，別摩我！

陌生人 我讓你一直等到明晚上細想一番！

范 沒有甚麼事可以細想。趕快離開這地方！

陌生人（仍然向艾） 我現在要到海灣裏船上去，明天晚上我將要回來，那時我願意再會見你。你一定要在花園裏面這搭等著我；因為我很願意單獨同你了結這樁事體，你知道的。

艾（低聲並且發抖） 哦，你聽見那話嗎，范格爾？

范 不要害怕。我們將來想法子阻止他再來。

陌生人 現在請了吧，艾梨姐。明晚上一定。

艾（請求的聲音） 哦不，不！明晚上不要來，決不要再來！

陌生人 並且若是在那時候你有個決心同我航海去！

艾 哦，別做那樣子看我！

陌生人 我只是以爲在那種情形你必得預備動身。

范 到屋子裏去吧，艾梨姐。

艾 我不能。哦，救我救我！范格爾！

陌生人 因為你一定要記著這個，若是你明天不同我去，一切事就從此完了。

艾 | (看他發抖。) 一切事就從此完了嗎？永遠？

陌生人 (點頭。) 決不食言，艾梨姐！我決不轉回這地方來，你決不能再見我。也不能聽見我的消息了。我卽如已經永遠死了的一樣。

艾 | (呼吸不安。) 哦！

陌生人 所以你要仔細想你所做的事。請了吧。(他爬翻籬笆，停止，並且說。) 呢，艾梨姐，

明晚預備動身；因為我一定要來帶你去。

(他又慢又安靜順著路朝左邊走出去。)

艾 | (朝背後看他一下。) 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他說。細想那個——他說我定要由我自己的

自由意志同他去。

范 | 放心罷，放心罷。他現在去了，你決不要再見他。

艾 | 哦，你怎樣能說那話？他明晚還要來。

范 | 讓他來；我一定要他不著你。

艾 | (擺頭。) 哦，范格爾，別想你能禁止他。

范 | 我能，我最親愛的——仗著我。

艾 | (不言，不睬他。) 甚麼時候他來這兒——明晚上——甚麼時候他坐船去，渡過這海？

范 | 呃，甚麼事？

艾 | 我不知道他果然決不——決不再來。

范 | 不，親愛的艾梨姐，這一層你可以絕對的放心。此後他能幹怎麼辦？他現在已經聽見你親

口說的，你同他將來沒有交涉。以後一切事都完了。

艾 | (對他自己。) 那麼明天——或者決不。

范 | 即是他想再來——

艾 | (懇切貌。) 怎樣呢？

范 | 呀，我們現在沒有爲難他。

艾 | 哦，別想那個。

范 | 我知道怎樣對付他了，我說！倘若沒別的方法使他平和離開你，那麼他將要抵償謀殺船長的罪。

艾 | （語氣加重。）不，不！決不要那樣！我們並不知道謀殺船長的事！絕對沒有！

范 | 我們不知道甚麼一回事，他自己向你承認！

艾 | 不，關於那個並沒知道甚麼事！倘若你說出來我一定不承認。他不能被拘留起來他的地方就是寬闊的海外。那就是他的家！

范 | （瞧著她並且慢慢兒說。）呀，艾梨姐——艾梨姐！

艾 | （靠著他，多情狀。）哦，親愛的人，忠實的人——從那個人那兒救我！

范 | （輕輕脫開身子。）來！同我來！

（林和希帶著魚竿在池子旁從右邊出來。）

林 | （快跑向艾。）哦，你以為如何，范太太——我要告訴你一件奇事！

范 是甚麼？

林 正合幻想——我看見那個美國人！

范 那個美國人？

艾 是的，我也見他。

林 他從花園後面繞過去，隨後就上一支英國的大船。

范 你在甚麼地方認識那人？

林 有一次我同他一塊航海。我從前完全以為他溺死了；現在他到這兒來和在生不差分毫。

范 你還格外知道他的事蹟嗎？

林 不；但是我敢說他轉回來雪他不貞節妻子的恨。

范 你是甚麼意思？

林 先生正在替他刻一個像。

范 我一個字也不懂！

艾 | 你不久一定可以聽見所有的事蹟。

(亞同博在花園籬笆之外順著路走，從左邊進來。)

博 | (向在花園中的人們說) 來瞧呀！那支英國船開進港來了。

(一支大船在同樣距離的地方慢慢開起走。)

林 | (向希挨近花園籬笆) 我敢說他今晚一定要去嚴厲對待她。

希 | (點頭) 對待他不貞節的妻子——不錯。

林 | 猜想起來——正在半夜。

希 | 我想那事情一定可怕。

艾 | (瞧那支船) 明天就——

范 | 過了明天，決不再來了。

艾 | (濫言並發抖) 哦，范格爾——我自己要苦死我了，救我囉！

范 | (心神不安的看著她) 艾梨姐！我覺得這回事情的背後總有點東西。

艾 他的背後盡都是誘惑。

范 盡都是誘惑？

艾 那個人就像海。

（她慢慢兒走並且深思，經過花園朝左邊出去。范格爾在她的旁邊走，不安的樣子，專心

觀察她。）

第四幕

【范醫生家裏花園屋子。左右都有門。後面兩堵窗子中央，有道安玻璃的門通走廊。

花園的一部分可以看見在下面。一把躺椅和一張桌子在左方前面，右方有

鋼琴一架，後面有個大花架。地板中央有張圓桌，椅子圍繞四周。桌上擺玫瑰花

正開，還有別種植物一盆一盆的擺在屋子裏。那時正是上午。】

【博坐在躺椅上，挨近桌子，在左方，正在刺繡。林坐在桌子上方的一把椅子上。巴在

花園中繪畫。希站在他的側邊注視。

林 (坐起沈默一會，兩臂靠在桌上，看博作工) 照那樣滾邊一定很難，范小姐。

博 哦，這不很難，倘若只要能留心數得對——

林 數？你一定要數嗎？

博 是的，數針腳。看這兒。

林 噯，所以你一定！據我看來，這個差不多是種藝術。你也能製圖案嗎？

博 哦是的，當我有個樣本在我面前的時候。

林 簡直不能，除非有樣本嗎？

博 不能，簡直不能，除非有樣本。

林 那麼，這個便不是真正藝術，無論如何。

博 不是，這個不如說他是種——是種技能。

林 可是我想，現在，你或許能教學藝術？

博 我恐怕沒有這種技能？

林 可以，不管那個——倘若你能彀常時同個真正生成的藝術家在一塊兒——

博 你以為我能彀從他學嗎？

林 我所說的『學』與普通意義不同。可是我以為你會漸漸學得——由一種不可思議，范小姐。那纔是個奧妙的意思哩。

林 (一會不響之後) 你會細想——我的意思——你會把結婚這件事又仔細又正經的想了一番嗎，范小姐？

博 (看他) 想到——沒有。

林 我會想過。

博 誠然；你會想過嗎？

林 是的；我常時想那一類的事；並且特別注重結婚。我讀關於這個事實的書籍也很不少。

我以為結婚可以算得一種不可思議的事；婦女似乎一天一天的完全改變過來，並且去摹倣

她的丈夫。

博 去討他的歡心，你的意思，是不是？

林 不錯，正是！

博 好，可是關於他的本領——他的才幹和技能又怎樣呢？

林 哼——也罷——我奇怪本領並非——

博 那麼，你以為男子由讀書得來——或者由思想得來的智識——也能照這方法傳送他的妻子嗎？

林 是的，那個也行；漸漸的來；即如由不可思議一樣。可是自然我知道這個事實只能發生在

忠實的，要好的，並且真正快樂的結婚裏面。

博 或許有一路丈夫也可以照同樣的方法被他的妻子感化，你不會遇着過嗎？可以去摹倣她，我的意思。

林 丈夫，不，我決不會那樣想過？

博 | 可是男女都是一樣，爲甚麼不呢？

林 | 不，男子有他的職業去謀生活，你知道。並且那就是使男子堅強剛毅的張本，范小姐。他

有他的謀生工作。

博 | 每個男子？

林 | 哦不，我大概講藝術家。

博 | 你以爲藝術家結婚正當嗎？

林 | 自然一定；倘若他能找著一個人他真正愛的——

博 | 我覺得他不如只爲他的藝術生活罷了。

林 | 自然他一定；可是他雖然結婚，他還是能好好的辦事。

博 | 那麼，關於她又怎樣呢？

林 | 她誰？

博 | 他娶的婦人。她是爲甚麼纔生活呢？

林 她也是一定爲他的藝術生活。我總想婦人那樣做一定很快樂。

博 哼，我不能斷定——

林 哦是的，范小姐，相信我。這不光是她由他那兒可以享所有的光耀和榮譽；我敢說那個不過是一小部分。可是她能幫助他創造，——她常在他的旁邊能穀使他的工作光明，贊助他，還要爲他使生活完全安逸。我覺得這一定是婦人家一樁快樂的事。

博 哦，你不承認你是何等自私！

林 我自私？天老爺！——哦，倘若你多知道我一點。——（朝她傻腰。）范小姐，——當我不在的時候，——我將來不久是——

博 （看著他，憐惜貌。）哦，不要裝這路可悲的思想在你的腦袋裏。

林 我不知道那是很可悲。

博 你是甚麼意思？

林 大約一月的光景我要動身了，首先回家，隨後往南方去。

博！哦，我懂了。是，是。

林！你將來常常牽記我嗎，范小姐？

博！是的，喜歡牽記你。

林！（喜貌）你允許我那個嗎？

博！是的，我允許。

林！正經咧，范小姐？

博！正經咧。（變她的音調）哦，可是這個有甚麼用處？允許你一陣還是空空洞洞的。

林！你怎麼說那樣話？我知道你在家想念我，我是很喜歡的。

博！是，可是你還有些甚麼？

林！好，還有些甚麼，我就不能決定了！

博！我也不能。我似乎覺得有許多事情不能實現，每一件可能的事情也實現不了。

林！不可思議的事或者別的事可以實現。好運氣的來——或者那一類的事。因為我相信我

的運氣到還不錯。

博 | (打起精神) 是，那到不錯！你當真這樣想！

林 | 是的，我完全相信。那麼——幾年之間——當我再回來的時候，我是個著名的雕刻家，有許多錢，並且也可以——

博 | 是，是，讓我們看你去。

林 | 你可以完全相信——倘若只要你忠實的，誠摯的想念我，當我到南方去的時候。那就你會經允許要做的。

博 | 是，我已經允許。(擺她的頭) 可是這個仍然是空空洞洞。

林 | 不空洞，范小姐，最少這個總要實現，我將要把我的羣集團容易一點並且快一點做成功。

博 | 你這樣設想嗎？

林 | 是的，我覺得我是這樣想。並且我想這個也可以刺激你——在這兒與世隔絕的地方——知道你似乎幫助我創造。

博 | (看著他) 呢——可是你幫助你?

林 | 我——

博 | (朝花園看出去) 嚇! 我們講旁的事吧; 亞先生來了。

(看見亞在花園中, 在左邊。他止步並且向巴和希說話。)

林 | 你愛你從前的老師嗎, 范小姐?

博 | 我愛他嗎?

林 | 是的, 我說你愛他不愛?

博 | 哦是的, 我當然愛; 他是個好朋友又是個好顧問。只要他能穀, 他總常常準備幫你的忙。

林 | 他從來沒有娶過親, 這不奇嗎?

博 | 你以為這個很奇嗎, 是不是?

林 | 是的; 他說他的境遇好。

博 | 我想他是這樣。可是這是很不容易的事, 他要找個願嫁他的人。

林 爲甚麼？

博 哦，他對於所認識的女子差不多都是她們的老師。他自己這樣說。

林 可是那有甚麼關係呢？

博 爲甚麼，自然，大凡女子都不願嫁她的老師！

林 你不以爲女子也許愛她的老師嗎？

博 等到她長大之後就不愛了。

林 噫！好奇！

博 (警告貌) 嚇噫！嚇噫！

(巴立刻收拾他的東西，經過花園朝右邊帶起出去。希幫助他。亞上走廊來，進屋子裏去。)

亞 早晨好呀，我親愛的博勒塔。早晨好，呢——先生——先生——哼！

(他現煩惱的樣子，向林冷淡點頭，林站起來鞠躬。)

博 | (站起來走向亞) | 早上好，亞先生。

亞 | 今天你們好呀？

博 | 謝謝；很好。

亞 | 今天你的繼母又去洗澡嗎？

博 | 沒有，她起來就在她的屋子裏。

亞 | 不甚好嗎？

博 | 我不知道。她把她自己關在屋內。

亞 | 哼——她關？

林 | 范太太昨天似乎爲著那個美國人弄得心神不安。

亞 | 你知道些甚麼？

林 | 我告訴范太太我曾經看見他的肉身繞過花園背後。

亞 | 哦，誠然。

博 (向亞) 你和爹爹昨夜坐談很晚，是不是？

亞 是的，很晚。我們有個重要問題研究。

博 你向他說及關於我和我的事沒有？

亞 沒有，我親愛的博勒塔。我不能管那個；他的全副精神都用去對待旁的事去了。

博 (歎氣) 哦，是的，——他常常如此。

亞 (看著她，用意貌) 請你記著，關於這些事你和我一定要再細談，不久就談。——現在令尊在

那兒？他出去沒有？

博 我想他一定在手術室裏。讓我去找他來。

亞 不，謝你，別去。我寧可自己到他那兒去。

博 (朝左邊聽) 待一會，亞先生。我想我聽見爹爹下樓來了。不錯。他一定上樓去陪她

來。

(范醫生由左邊的門進來)

范 | (伸出手向亞) 呀，我的老友，你已經來這兒嗎？你這人真好，肯來這樣早；仍然有幾樁事情
我要找你商量。

博 | (向林) 我們到花園裏去同希爾姐玩一會嗎？

林 | 十分願意，范小姐。

(他同博走進花園，往背景的樹林中去。)

亞 | (他望著他們出去，轉向范) 那個年青人你很清楚他嗎？

范 | 不知道很少。

亞 | 那麼，你願意他常同女孩們一塊嗎？

范 | 他常同他們一塊？我老實沒有注意。

亞 | 你不以為你應該留意那一類事嗎？

范 | 是的，那到無疑，你是對。可是，天呀，一個人能做甚麼？女孩們自己照顧自己；他們並不會從

我這兒或艾梨姐那兒得一個字的指導。

亞 | 甚至沒有從她？

范 | 沒有。並且我不能希望她干與這些事；這個完全與她無關。（打斷說話）可是這些

話不是我們現在要談的。告訴我——你會仔細想過這回事麼？——想我昨夜告訴你的事？

亞 | 自從我們分手後我並沒想到別樣事。

范 | 你想這回事我應該怎樣做？

亞 | 我親愛的大夫，我想你是個醫生，應當比較我懂得多。

范 | 哦，倘若只要你知道這是何等困難，一個醫生去診視他最愛的情人的病，想下一個有效斷

案，並且這個不是普通的毛病——平常的醫生不能診斷，平常的藥物也不能治療。

亞 | 她今天怎樣？

范 | 我方纔上樓去看她，她的樣子十分平靜。可是在她一切性情的背後，似乎有件東西隱藏

起來，完全使我不知。那麼，她是這樣不常——這樣屢次——這樣難免忽然改變。

亞 | 那是關於她的精神衰弱，簡直無疑的。

范！不盡然，她天生來就有這個胚胎。艾梨姐生在海上人家；那就是困難的地方了。

亞！你正確的意思是甚麼，我親愛的大夫？

范！生在海上的，人就如同與世界隔離的民族一樣，你會注意過嗎？他們似乎差不多海就是他們的性命。他們的思想中，感情中，都裝有海上大浪——潮漲潮退。並且他們決不耐遷移。哦，我以前應該想一下。這是椿對不起艾梨姐的事，把她從海上帶到這兒來。

亞！你會調查出來是這宗情形嗎？

范！是的，屢屢如此；可是我理應早先知道。哦，我那時並非不知道。可是我自己未曾關心。我非常愛她，你看！終歸還是我首先衛向自己。老實說，我那時完全自私自利。

亞！哼，——我恐怕無論甚麼人處那宗情形都有點兒自私自利。可是我不能說我會知道你有那個弱點，范大夫。

范！（走上走下不安貌。）哦！我自來就是這樣的毛病。我的年齡比較她非常之大；我對於她簡直可以做父親，做領袖。我理應盡我的力量去發展而且純潔她的智慧。可是這類的事，

我一樣都沒有做，真是不幸。我的能力不充足，你知道！老實說，我很願意她和以前一樣。可是後來她一天不如一天，我究竟想不出法來，不知道要怎樣做纔好。（低聲）這就是爲甚麼我要你曉得我的困難，並且要請你到我們這兒來的原故。

亞（看著他，驚奇貌。）甚麼！那就是你寫信送我的原故嗎？

范是的；可是別說了。

亞我親愛的大夫，——在世界上有甚麼——甚麼好事你以爲我能做？我不懂得。

范不能，自然你不能做；我追索錯了。我想像艾梨姐看上過你，並且她仍舊有個暗傾向朝你的一方。所以我想這樣一做，也許可以使她好起來，她得再見你並且得同你談談舊事。

亞那麼，你的信中說有個人在這兒等著並且——並且也許渴望我，那一定是尊夫人！

范是的；還有誰嗎？

亞（快說。）自然。自然。——可是我那時不懂得你。

范自然不懂，我方纔說過。我完全追索錯了。

亞 你還說你自己自私自利！

范 哦，我有這樣贖不了的大錯。我覺得無論甚麼方法，只要稍能安慰她的心一下，我不敢不採納。

亞 這個陌生人有種勢力挾制她，你到底怎樣解釋？

范 哼，我的老友——對於那個不容解釋的問題可以由幾方面看。

亞 其中有不可解的事嗎，你以為完全不可解？

范 現在不可解，無論如何。

亞 你相信這宗事嗎？

范 我既不相信，又不得不相信。我只是莫名其妙。所以我把我的判斷力停頓了。

亞 可是告訴我一件事：她對於小孩眼睛的那個怪誕不經的思想——

范（懇切的樣子）我最少也不相信關於眼睛的那個事情！我不相信這一類事！這必是她心

中的純粹想像，沒有別的東西。

亞 | 你注意那人的眼睛麼，當你昨天見他的時候？

范 | 是的，我自然看見。

亞 | 你找出不同的地方來沒有？

范 | (作遁辭。) 哼！我不知道怎樣說。那時天色不甚光亮，當我看見他的時候；並且，艾梨姐

預先常說這個相同——我想不到這是可能的事，當我觀察他的時候不夾成見。

亞 | 想不到，想不到，也許完全想不到。可是再由別點觀察：這個恐怖和不安到她的身上的時

候，恰正是那個陌生人似乎回家在途中的時候嗎？

范 | 你很明白——那又是一種迷信，自從前天，她憑空懸揣和夢想所起來的。這宗事情對於她

無論如何來得不是這樣快——這樣急迫——照她現在的情形。可是自從她由那個年青人林

格斯蘭那兒聽見約翰斯登，或是弗利曼——或是無論他叫甚麼名字——三年前回家在途中的

時候——三月間——她確實講她自己就在那一個月她精神上的困苦就來了。

亞 | 這事不是那時發生的嗎？

范 完全不，從那時起，這事老早就有正確的證候了——這是當真的，她碰著——偶然碰著——在三月間的確有個稍微沈重的感冒，三年之前——

亞 隨後呢！

范 哦，可是那個很容易說明，由情形而論——那個情形——她碰著在那時的。

亞 那麼，這個解釋可以由兩邊講。

范 （他的兩手相捏。） 沒有能力去幫助她了！甚麼方法也不行了！沒有救濟——

亞 假如你決定你的意思變更居住——搬移到別的地方去，在那兒她可以生活在那種似乎比較像老家的情形之下，你以為如何？

范 老亞！你以為我不會向她說過嗎？我建議我們應該搬到震威克港去。可是她不願意。

亞 她都不願意嗎？

范 不願意。她想這沒有用處，我敢說她也是對。

亞 哼——你這樣想嗎？

范 | 是的，並且——仔細想這個事情——我老實不知道我要怎樣辦纔好。我想不到我是正當爲
女孩們的原故，搬到那無人到的角上去。到後來，她們住在那兒無論如何總有一天要有個
嫁人的機會。

亞 | 嫁人？你的心上已經常常念著那個嗎？

范 | 是的，自然；我一定也想到那個！可是那麼——由別方面看起來——想到我的又可憐又受苦的

艾梨姐！——哦，老亞——無論何時，我一回想，我似乎站在水火的中間！

亞 | 你或許不必爲博勒塔擔憂——（打斷說話）——我不知甚麼地方她——甚麼地方她們去了？

（他走上打開門，並且看出去。）

范 | （在鋼琴的旁邊。）哦，我很願意做些無論甚麼可能的犧牲——爲她們三個——倘若只要是

我知道的——

（艾梨姐由左邊的門進來。）

艾 | （快向范醫生。）今早晨你千急別出去。

范 不，不，不一定不；我願意同你一塊在家裏。（指亞和模，亞走近來。）可是你沒有向我們的老友問候呢？

艾（轉身過來。）哦，你在那兒，亞先生？（伸出她的手來。）早晨好呀。

亞 你早晨好，范太太。你今天沒有照常出去洗澡嗎？

艾 不，不！我今天想不到去洗澡。你不願意再坐一會嗎？

亞 不坐，謝謝你——現在不坐。（看范格爾。）我允許女孩們我要到花園裏去同她們一塊。

艾 你能在花園裏找著她們嗎，只有天知道。我決不知道她們到那兒去了。

范 哦是的，她們或者到池塘邊去了。

亞 我敢說我將找著她們。

（他點頭並且經過走廊進花園，向右邊出去。）

艾 現在幾點鐘，范格爾？

范（看他的錶。）十一點過不多。

艾 過不多，在十一點，或者過半點，今夜，那支船將要來這兒。哦，倘若時候快完！

范 (更走近她。) 親愛的艾梨姐，我有一件事要問你。

艾 甚麼事？

范 前夜晚——在卜拉斯伯山上——你說在前三年中你常常看見他活靈活現的在你眼前。

艾 我這樣說過。我老實對你講我曾經說過。

范 好，可是你看見他是怎樣？

艾 我看見他是怎樣？

范 我是說——當你看見他在你的面前的時候，他的樣子像甚麼？

艾 噫，我親愛的范格爾，你自己現在知道他是甚麼樣子了。

范 他的樣子就像當你似乎看見他的時候嗎？

艾 是的，他就是那樣。

范 就像昨晚你當真看見的樣子絲毫不差嗎？

艾| 是的，絲毫不差。

范| 那麼，怎樣你會不能立刻就認識他呢？

艾| (噢，驚) 我不認識？

范| 不認識。你自己隨後告訴我，起初你無論如何不知道那陌生人是誰。

艾| (鎮定) 是的，我老實相信你說得對！那不奇怪嗎，范格爾？你想我立刻不能認識他！

范| 由他的眼睛你纔看出來，你說——

艾| 哦，是的——他的眼睛！他的眼睛！

范| 好，可是在卜拉斯伯山上你說他常常出現在你的面前恰與十年前他同你分手時的樣子一樣。

艾| 我說那個嗎？

范| 是的。

艾| 那麼，他那時的樣子一定和現在很相同。

范 不是，前天晚上，你描寫他回家在途中的樣子，完全另是一個。十年前他沒有鬍子，你說的。他的裝束也完全不同。那顆嵌上珠子的胸針？他沒有穿昨天那路的衣服。

艾 沒有，他沒有穿。

范（固定看著她。）現在想一想，親愛的艾梨姐。也許你現在不能記著他是怎麼樣樣子當你同他在布拉漢茂分手的時候？

艾（回想的樣子閉起她的眼睛一會兒。）不甚清楚。不能——我現在到底記不得。那不奇怪嗎？

范 那樣並不甚奇怪。一個新的真的相貌到你面前來，就把以前的舊相貌弄模糊了——所以你不能再覺得他。

艾 你這樣想嗎，范格爾？

范 是的，並且你把你的妄誕，幻想也弄模糊了；所以這是樁好事，把真實的東西表現出來。

艾 好事！你叫他做好事嗎？

范 | 是的，這麼一來——也許可以救濟你。

艾 | (她坐下在躺椅上。) 范格爾——來這兒挨我坐。我一定要告訴你我所有的思想。

范 | 是我來，親愛的艾梨姐。

(他在桌子別一邊的椅子上坐下。)

艾 | 這個老實是個大不幸——對於我們兩人——我們兩人，所有的人，定要來住在一塊。

范 | (噢驚。) 你說甚麼？

艾 | 哦，是的，確是這樣——並且決不是別的。這個只能引人到不幸福——想起我們相處一塊特

別的不幸福。

范 | 甚麼，我們相處有甚麼壞處？

艾 | 現在聽呀，范格爾——這個於我們沒有用處，我們繼續下去拿虛偽待我們自己——並且拿互相對待。

范 | 我們是這樣做麼？虛偽，你說？

艾 | 是的，虛偽。無論如何——把真實遮掩起來。這個真實——純淨無飾的真實就是這個——你來那兒並且——把我買去。

范 | 買去！你說——買去？

艾 | 哦，我一點兒比不上你。我受契約的束縛同你在一塊。我把我自己賣送你。

范 | (看著她，深苦痛。) 艾梨姐，你有心這樣說嗎？

艾 | 呀，不這樣說，你要怎樣叫他呢？你不能忍耐你的家裏有個空缺；你四處去找一個新老婆——

范 | 並且為小孩們找一個娘哩，艾梨姐。

艾 | 那個也，或者——附帶的，是那樣的。雖然——你無論如何不知道我做她們的娘，究竟合式不合

式。你不過看見我同她說過話一兩次。可是你以為我，並且這樣——

范 | 噯，你儘可隨意呼她叫甚麼名字。

艾 | 我，據我的意思。——我在那時，無幫助，無伴侶，並且完全孤單一人。還有甚麼自然一點比較我去承受這個契約——當你來說供給我終身生活的時候。

范 | 我老實對你說，我不是用那個眼光來著想，我親愛的艾梨姐。我忠實請求你，你願意不願意給我和小孩們分擔一點兒事情，我可以說是我自己的。

艾 | 是，你說過。可是，無論如何，我不應該承受！無論甚麼代價，我決不應該承受！我決不可賣我自己！比最下賤的苦工好——比頂貧窮的人好——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由我自己的選擇。

范 | （站起來。）那麼，我們相處五六年的工夫，你豈不枉廢了麼？

艾 | 哦，你一定不要那樣想，范格爾，無論甚麼人可以希望的東西，我都從你那兒得著了。可是我到你家來，並非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就是這樣嘍。

范 | （看著她。）不是由你的自由意志？

艾 | 不是；我來同你住在一塊不是由我的自己的自由意志。

范 | （輕言。）呀，我記著了——他昨天用的成語。

艾 | 全部的祕密就在那個成語當中。他爲我放一個新光明到事實上去，因此我現在完全看透他了。

范| 你看透甚麼？

艾| 我看透我們兩人相互的生活——完全不是真正的結婚。

范| (悲痛貌。) 你說得不錯。我們現在的生活完全不是結婚。

艾| 不是我們以前的生活；決不是；不是從發端時候的生活。(往前直看。) 起初 那還可以

算個真正的、實在的結婚。

范| 起初你說『起初』是甚麼意思？

艾| 我的——同他。

范| (驚訝的樣子看著她。) 我畢竟不能設懂得你？

艾| 哦，我親愛的范格爾，我們不要互相欺騙；也不要欺騙我們自己。

范| 不，自然！可是怎麼辦呢？

艾| 唉，你不見嗎——我們決不能逃開這個——一個自願的定約完全同結婚是一樣的束縛。

范| 唉，世間有甚麼！

艾 | (站起來躁急貌) 讓我離開你吧, 范格爾!

范 | 艾梨姐! 艾梨姐!

艾 | 是的, 是的——你一定要讓我! 我老實對你說, 終歸沒有別條路了——在我們兩人同住一塊之後。

范 | (遏制他的感情) 當真要到這步田地!

艾 | 一定要到這步田地; 沒有別的結果是可能了。

范 | (看著她憂愁貌) 所以甚至在我們日常相處生活之中我不會得著你, 你決不, 決不會完全是我的。

艾 | 哦, 范格爾——倘若只要我能愛你如像我所樂於自願的溫柔對待你照你所應得的! 可是我現在十分看透了! 這個決不能做得到。

范 | 那麼, 離婚嗎? 是不是離婚——正式的法律上的離婚——你的意思?

艾 | 我親愛的, 你究竟不明白我。我注意的並不是形式。表面上的事我覺得沒有關係。我

願意的就是兩人都表同意，由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互相解放。

范 | (悲愁貌，慢慢點頭) 取消這個契約——是的。

艾 | (懇切貌) 正是的！取消這個契約。

范 | 此後怎樣呢，艾梨姐？以後你會想到我們的景況嗎？我們生活取甚麼方式呢——你的和我的？

艾 | 我們一定不要讓那個影響我們。將來生活的方式盡量朝最好的一邊去做。這就是我

所要求你的，范格爾，——這就是要緊的事！放我自由！還我的完全自由！

范 | 艾梨姐——這是個可怕的要求你拿來向我。讓我最少要點兒工夫來定一定神，並且來找

個解決。讓我們再仔細研究這樁事實一下。並且你也要給你自己些工夫去想想你要做

些甚麼！

艾 | 可是到底沒有工夫花費了。你一定要還我的自由就在今天！

范 | 爲甚麼今天？

艾 | 因爲今晚他要來。

范 | (噢！) 來！他那個陌生人對於這個有甚麼關係？

艾 | 我要有完全自由去會他。

范 | 甚麼——你究竟想做甚麼呢？

艾 | 我不願有藉口可以躲避，說我是別人的妻子——或者我自己沒有選擇。因為我的決斷力不能決斷甚麼事。

范 | 你講選擇！選擇！艾梨姐在這個事實中選擇！

艾 | 是的，我一定選擇——自由選擇一條路。我一定要有自由讓他單獨去——或者——同他去。

范 | 你明白你方纔所說的話嗎？同他去——放你的一切命運在他的手中！

艾 | 我沒有放我的一切命運在你的手中嗎？並且那個——未曾想過二次。

范 | 那個也許如此。可是他！他！完全一個陌生人！你知道得很少的一個人！

艾 | 我也許知道你更少；我尙且要跟你去。

范 | 無論如何，你已經走進的那一種生活，你知道得很清楚。可是現在？現在？回想一下！你現在

知道甚麼？甚麼東西也不知道；甚而至於不知道他是誰——或者他是甚麼東西。

艾 | (向前直看) 那是真的。可是那正是可怕的事啦。

范 | 是的，當真可怕——

艾 | 那就是爲甚麼我覺得似乎我必定要退讓這事的原故。

范 | (看著她) 因爲這事對於你似乎可怕嗎？

艾 | 是的，恰是因爲那個。

范 | (挨近些) 告訴我，艾梨姐——你講的『可怕』到底是甚麼意思。

艾 | (回想) 我叫一件事實可怕——當他恐嚇而且誘惑我的時候。

范 | 誘惑？

艾 | 凡是誘惑我的大部分都是可怕——我想。

范 | (慢說) 你舍不得海呀。

艾 | 其中也有可怕。

范 在你自己還是一樣。你既然恐嚇而且誘惑。

艾 你這樣想嗎，范格爾？

范 我覺得我從來當真不明白你；從來全然不明白。現在可懂得了。

艾 所以你一定要放我自由！解放我從我們的互相束縛！我不是你意中的婦人，現在你自己看出來了。我們現在儘可分開由互相了解——並且由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

范（悽慘貌）。這個也許是我們兩人最好的方法——分開。可是無論如何，我不能對於我就是你了，那個『可怕』的東西，艾梨姐。並且誘惑——你是世間上第一個。

艾 你這樣說嗎？

范 讓我們今天試試，不要存虛僞——平心靜氣的做點兒事。我不能假放你自由並且讓你今

天去。我必定不——爲你的原故，艾梨姐。我拿我的權利和我的責任來保護你。

艾 保護？保護我抵禦甚麼？那不是任何外力或強暴能假恐嚇我。可怕的事藏得更深，范格爾！可怕的事是——那個誘惑，我覺得在我自己的心中；要去抵禦他，你能假做些甚麼？

范 | 我能殷鼓勵你，扶助你去抵禦他。

艾 | 是的——倘若我有心去抵禦他。

范 | 你無心嗎？

艾 | 哦，那就是我不知道的了！

范 | 今夜一切都可解決，親愛的艾梨姐——

艾 | (打斷說話) 是的，想起那個——解決快到了！永遠解決！

范 | ——那麼明天——

艾 | 是的，明天也許我將失掉我真正的將來！

范 | 你真正的——

艾 | 全部自由生活要失掉——我要失掉也許——他也失掉。

范 | (更低聲說話，握著她的手腕) 艾梨姐，——你愛這個陌生人嗎？

艾 | 我愛——哦，我怎樣能講！我只知道他對於我是可怕並且——

范 | 並且——

艾 | (脫開她自己) | 並且我覺得似乎我的地位與他有密切關係。

范 | (埋他的頭) | 我纔知道。

艾 | 你有甚麼幫助，甚麼救濟可以向我提議？

范 | (看著她憂愁貌) | 明天——他就去了。那麼，你就平安不苦惱了，並且那時我許可解放你

而且讓你去。我們取消契約，艾梨姐。

艾 | 哦，范格爾！明天——那太晏了！

范 | (朝花園看出去) | 小孩們！小孩們！無論如何，讓我們去保護她們！現在。

(亞博希和林出現在花園中。林沒有進屋就告辭，朝左邊走出去。別的人走進屋來。)

亞 | 呀，我告訴你我們正在圖大計畫——

希 | 今晚我們要往海灣上去，並且——

博 | 不，不要說！

范 我們兩個也正在圖計畫。

亞 呀——當真的？

范 明天艾梨姐準備往霞威克去——一會兒。

博 走開！

亞 那就好極了，范太太。

范 艾梨姐要再往家裏去；挨海的家。

希 (對艾略帶粗齒) 你要走開嗎？從我們走開！

艾 (喫驚) 甚麼。希爾姐！與你甚麼相干？

希 (遏制她自己) 哦，完全不相干。(低聲說，從她那兒轉過身來) 千萬滾肥！

博 (憂慮貌) 爹爹，我覺得——你也要走開——往霞威克去！

范 不去，一定不！我或許有時要出去——

博 要回家！

范 是的回家！

博 一有時回家，我設想。

范 我的兒呀，當然如此。（他走開。）

亞 （耳語）我不久有件事要對你說，博勒塔。

（他走近范格爾那邊去。他們低聲說話，在門旁邊。）

艾 （溫言，向博勒塔）希爾姐幹些甚麼？她似乎完全瘋了。

博 你從來不覺得希爾姐渴望的東西嗎，一天過去一天？

范 渴望？

博 自從你一到家來就渴望！

艾 不，不，不是些甚麼？

博 你的一句親熱話。

艾 呀！甚麼事都能辦，只要我在這兒有事做！

(她抱起手在頭上並且固定一直看，似乎一個遏制思想和感情的犧牲，鎮定自己。)

(范和亞走向前來一路耳語。)

(博走去，看右邊的廂房。隨後她把門大開。)

博 | 喂，爹爹——早飯擺在桌上了。 |

范 | (用強力鎮靜。) 擺好嗎，孩子？好了。請來，亞先生！我們定要來喝杯餞別酒——餞別「海上

夫人」

(他們朝右邊的門走出去。)

第五幕

【范醫生花園的遠角上鯉魚塘邊。深濃的夏天黃昏色。】

【亞博林和希在海灣中小船上，正在順著海岸由左邊划起來。】

希 | 看，我們容易由這兒跳上岸去啦！

亞 不成，不成，別做那個！

林 我不能跳，希小姐。

希 你也不能跳嗎，亞先生？

亞 我恐怕不能。

博 讓我們到浴室坎子邊上岸。

（他們划船到左邊。）

（那時節巴利斯特從右邊出現，在路上，帶著音樂器械和一支法國號。他問候在船上的人，轉過身來，並且向他們說話。他們的答應可以遠遠聽見。）

巴 你們說些甚麼？——是的，自然這個是光寵那支英國輪船的。這是他今年最後的行程了。

可是倘若你們要聽音樂，你們就不要划船太久。（喊出來）甚麼？（擺他的頭）聽不見你們說些甚麼！

（艾從左邊進來，她的頭上披個肩巾，范醫生跟隨在後。）

范 可是，我親愛的艾梨姐，我老實對你說還有許多時候。

艾 沒有，沒有——沒有了！他快來了！

巴 在外面花園籬笆的旁邊。呀，晚上好呀，大夫！你晚上好，范太太！

范（注意他。）哦，你在那兒嗎？今晚再有音樂嗎？

巴 是的。音樂會提議把他所能的都一齊擺出來。這一季到不缺少慶賀的機會了。今夜

晚他光寵那個英國人。

艾 那支英國輪船！已經看見了嗎？

巴 尙未看見；可是你見他開向海灣來——在羣島中間。那不過是你的想像，

艾 是的，——那是真的。

范（一半向艾）這是最後的行程。過了今晚，我們不再見他了。

巴 一個愁悶的思想，大夫。可是那就是我爲甚麼要光寵他的原故，照我在先所說的。呀，是
的幸福！的夏天時候快完了。『一切海峽不久將爲冰所封了，』照他們在悲劇中所說的。

（原注——巴引的句子是從 Oehlenschläger 的 Haken Jari 來的。）

艾 | 一切海峽爲冰所封，——是的。

巴 | 可悲的回想！現在我們做了幾星期，幾月的夏天快樂人；這是椿難事使一個人去調和遷就那倒楣的日子。起初，就是那樣說；因爲人些能穀使他們服——服——服水土，范太太。是的，他們自然能穀。

（他鞠躬並且朝左邊出去。）

艾 | （朝海灣看出去。）哦，這個苦痛的不決定！這個不能忍耐的最後半點鐘在決定之前！

范 | 那麼，你自己還要同他商量嗎？

艾 | 我自己定要同他商量；因爲我定要自己選擇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

范 | 你沒有選擇，艾梨姐。不准你選擇——我不准你。

艾 | 你斷不能禁止我的選擇；你不能，無論何人也不能。你能禁止我同他去——同他聯合在一塊——倘若我要那樣選擇。你能用武力扣留我在這兒違背我的意志。你只能這樣做。可

是我內部靈魂的選擇——我選擇他不選擇你，——假如我應當而且一定要這麼選擇，——那你不能禁止。

范 | 不能，你是不錯；我不能禁止那個。

艾 | 並且我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幫助我抵抗！在這兒家裡沒有甚麼東西能黏著我，束縛我。

我完全無心在你家，范格爾。小孩們不是我的——她們的心，我的意思。她們決不是我的——當我走開——假若我一定要走開——也許今夜同他去，也許明朝往霞威克去——我沒有把鑰匙丟下來，沒有一件事務留在我背後，在世界上差不多一無所有。你看出來我是怎麼樣的無心在你家；我怎麼樣的與每一件事完全不相干，自從起首到你家的那一刻。

范 | 是你自己願意如此。

艾 | 不是，我不是這樣。翻去覆來我並沒有心這樣做。我到你家的那一天，找出事情來的時候，只是把他攔置下來。這是你——並非別人——願意這樣做。

范 | 我以爲那麼做是待承你最好啦。

艾 | 哦是的，范格爾，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是現在一切事情必定要賠償；他將要有他的報復。現在這兒沒有東西有甚麼束縛力量來挾制我——沒有東西扶持我——沒有東西幫助我。沒有相當的誘惑在我們平常生活頂寶貴之中。

范 | 我看穿那個很透澈，艾梨姐；所以從明天起你一定再有你的自由。從此以後，你一定去做你自己的生活。

艾 | 你叫那個是我自己的生活哦，不成，我自己的真正生活滑入在一個謬誤坑陷中，當我把他聯合同你的一塊的時節。（緊握她的手在一塊，害怕喫驚的樣子。）並且現在——今晚上——半點鐘內——我會經拋棄的那個人將要來這兒——那個人，對於他我的忠實是神聖不可侵犯，他的對於我也是如此！現在他快要來給我——這是最後的一次而且只有這一次——一個從新開始生活的機會——我自己真正的生活——這宗生活曾經恐嚇過我，誘惑過我——並且我不能拋開他。不能拋開由我自己的自由意志。

范 | 那正是爲甚麼你要求你的丈夫——也是你的醫生——取出你手中的力來，替你做。

艾 | 是的，范格爾，我明白那個很清楚。哦，有幾次，你可以相信，當我緊緊貼著你的時候我覺得似乎可以有安全，有和平，並且試試去抵抗恐嚇我，誘惑我所有的勢力。可是我辦不到。不成，不成——我卻辦不到！

范 | 來，艾梨姐——讓我們散一會步吧。

艾 | 我很願意，可是我不敢。你聽見他說過我一定要在這兒等他。

范 | 你儘管來吧。倘倘且有許多時間。

艾 | 你這樣想嗎？

范 | 許多時間，我老實對你說。

艾 | 那麼，讓我們散步一刻兒吧，

博 | (他們向前走出，朝右邊去。同時亞和博在塘坎邊出現。)

博 | (看見退後的人們。) 看那兒！

亞 | (輕言。) 別響！讓他們去。

博 你能發曉得最近這幾天內他們中間經過些甚麼事？

亞 你察覺有事嗎？

博 我察覺！

亞 特別的事？

博 哦，是的；許多事。你沒有察覺嗎？

亞 咳，我老實不知道！

博 你知道，我敢說你知道；不過你不肯承認罷了。

亞 你的繼母有了這回小旅行將要使她好起來。

博 你想？

亞 是的；我以為旅行對於無論那個人必是樁好事，倘若他有時略略出去一下。

博 倘若她明天離開家到霞威克去，她一定決不肯再回來了。

亞 哼，我親愛的博勒塔，你怎麼這樣想？

博 | 我完全相信那個。你且看！你將看著——她不肯回來。不回來當希妹妹和我在家的時候，無論如何。

亞 | 希小姐也？

博 | 咳，或許希妹妹不甚要緊。她尙且完全是個小孩；並且我相信她心中崇拜艾梨姐。可是我就不同了，你看，一個後娘，她的年紀比較自家的不甚很大——

亞 | 我親愛的博勒塔——在你離家之前你也等不久了。

博 | (懇切貌。) 你這樣想？你曾經向爹爹說過那個嗎？

亞 | 是的，我曾經做過。

博 | 呃——你怎麼說？

亞 | 哼——令尊專心在別樣思想上去了，正是現在——

博 | 不錯，不錯，那正是我所告訴你的話。

亞 | 可是我從他那兒考察得詳細，你必不能希望任何幫助從那方面。

博 不能！

亞 他把他的情形很明白的擺在我面前，並且表示那一類的事他純全做不到。

博 (抱厭貌) 那麼，你怎麼能夠有心留在那兒並且來戲弄我？

亞 我老實沒有戲弄你，親愛的博勒塔。這完全靠你自己，或者你願意離家或者不願意。

博 靠我，你說？

亞 或者你願意出去，鑽進那個世界，並且學所有你想要學的東西。或者你願意在這兒家裏

參與一切你所渴望的事情。或者你願意生活在比較快樂的情形之下，博勒塔，你說甚麼？

博 (握他的手) 哦，好漂亮！可是一切事情完全不可能。倘若爹爹既不願意又不能——全

世界上沒有別人我能依賴。

亞 你能穀不讓你的老——你從前的老師來幫助你嗎？

博 你，亞先生，你當真——

亞 幫助你是的，絕頂願意，無論在言語上事實上，你總可以依靠我。那麼，你承受我的微力嗎？

告訴我！你允許不允許？

博 我一定允許！離開家——看看世界——學幾件東西——真正有知道的價值——做點兒事我似乎頂

喜，而且不可能！

亞 是的，現在一切事都在你的能力以內，倘若只要你願意。

博 你願意幫助我去謀這個說不出的幸福！哦——可是告訴我——我能領受偌大的恩惠從一

個陌生人嗎？

亞 你完全能領受他從我，博勒塔。從我這兒你可以領受無論甚麼。

博（拉他的手）。是的，我老實以為我可以。我不知道是甚麼恩惠，可是——（帶一個大大激

動感情的樣子）哦——我笑也不成，哭也不成，為這個高趣！——為純粹的幸福！哦——想起我終歸

要懂得甚麼是生活；我起初害怕這宗生活將要從我滑過去。

亞 你無須害怕那個親愛的博勒塔。可是現在你一定要十分坦白告訴我，有沒有甚麼東西

；甚麼羈絆束縛你在這兒？

博 甚麼羈絆？沒有沒有。

亞 完全沒有？

博 沒有，無論甚麼都沒有。那就是——自然爹爹是個羈絆——有幾分像。而且希妹妹也是。

可是——

亞 呢——你早遲總要離開令尊；並且希爾姐也有一天要向她自己生活的路去；那不過是時候的問題罷了。可是沒有別的東西束縛你嗎？博勒塔沒有定婚一類的事嗎？

博 沒有，沒有這類的事。既然沒有那麼關係，我願意到甚麼地方我儘管往那兒去。

亞 那麼，倘若那個情形如此，我親愛的博勒塔——請你同我去吧。

博 (緊握她的手) 哦，老天爺——想起來何等高趣！

亞 我希望你完全信託我呀？

博 是的，我一定信託。

亞 既然如此，你能把你自己的和你的將來大起膽子都完全放在我手中嗎？博勒塔？你覺得你能，

你能不能噤？

博 哦，能，一定能！爲甚麼我不願呢？你會夾疑嗎？我的老先生——我舊日的先生，我的意思。

亞 不光是因爲那個，我並不甚注意這回事。可是——咳——你既然是自由，博勒塔——既然沒有

羈絆束縛你，——我且問你——你願意不願意——願意把你自已同我聯合起來——一輩子嗎？

博 （喫驚往後退，害怕樣子。） 哦——你說甚麼？

亞 終你的一生，博勒塔。你願意做我的妻子嗎？

博 （一半向她自己。） 不成，不成，不成！這個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亞 這個於你完全不可能嗎？

博 你老實不能照你所說的那樣存心，亞先生（看著他）。或者——也許——你的心事就是這

個嗎，當——當你提議爲我出大力的時候？

亞 現在請你稍微聽我說，博勒塔。我使你出其不意大喫一驚了。

博 哦，你怎麼能夠啓齒——這個怎麼不——不使我喫驚！

亞 你是不錯，那到無疑。你不懂得，自然——你不能懂得，這就是爲你的原故我現在纔來這兒。
博 你來這兒是爲——爲我的原故嗎？

亞 是的。我是這樣，博勒塔。今年春天我從令尊處得了一封信——信中有句話使我相信——

——你掛念你從前的老師——比較平常想念朋友過一點兒。

博 爹爹怎麼能夠說這宗事？

亞 這雖不是他究竟的意思。可是在其間我常常有這個思想，這兒有個年青的女子等著我，並且渴望我再來。——不要，請你別插我的話，親愛的博勒塔！並且你瞧，——當一個人，像我自己，不能再久一刻兒保持少年的紅顏，這宗信仰——或是幻想——造成一個頂強的感觸。一個活潑的——一個感謝的愛情爲你的原故生在我的心中。我覺得我定要來找你；再看你，告訴我我分享那個感情，我想像你待承我的。

博 可是現在，當你知道不是這樣情形是弄錯了！

亞 那沒甚麼分別，博勒塔。你的影像——深印我的心中——將要常常留個色彩，並且覺得我既

然弄錯了，因此再加上一個景緻。或許你不懂得這個；可是的確如此。

博 我從來沒有夢見過這類事情是可能的。

亞 可是現在你知道他是——你說甚麼，博勒塔？你不能够決你的意做——做我的妻子嗎？

博 哦，這個似乎完全不可能，亞先生。你，曾經做過我的老師！我想不到我自己對於你有無論甚麼別的關係。

亞 好好——倘若你覺得絕對的老實，你不能——那麼，我們中間的關係還是不改變，我親愛的博勒塔。

博 你的意思怎麼樣？

亞 自然我仍舊遵守我的建議。我必定要留心你走出家庭去看世界上的事物。我必定要使你能夠學些你真正需要的，並且能夠妥穩和獨立的生活。你的前途渺渺的將來，我也要為你預備，博勒塔。你對於我可以說你常常有個固定的，長久的朋友可以依賴。請你相信別夾疑！

博 哦，親愛的——亞先生——現在一切事都變成完全不可能了。

亞 這個也不可能？

博 是的，你老實知道不可能！在你向我說過之後——並且在我答覆你之後——哦，你必定要知道我不能領受你的這宗大恩惠！在這一世我不能領受你的無論甚麼東西；從此以後決不能領受！

領受！

亞 那麼，你願意在這兒家裏並且讓生活從你那兒滑過嗎？

博 哦，想起來覺得心酸！

亞 你將要拒絕觀察外面世界上繁華的希望嗎？拒絕參與你所說你渴望的生活的機會嗎？你能懂得生活有無限的可能性——並且要不實行獨身主義纔能夠滿意嗎？請你仔細想一想，博勒塔。

博 是的，是的——你完全是對，亞先生。

亞 並且——當令尊不能同你在一塊的時候——你也許要找著你無依無靠孤單一人在世界上。

博 | 你也許一定要把你自己交給別人——他，你——也許——不能夠怎麼看得上，比較我多一點。
博 | 哦，是的，——我十分看得清楚，這個到不錯——一切你所說的。可是仍然——也許，無論如何——

亞 | (快說) 呢!

博 | (看著他，不決貌) 也許這個終歸完全不可能——

亞 | 甚麼，博勒塔?

博 | 我也許——可以承認——那個——你向我提議的那個。

亞 | 你是說你也許可以——你至少也許要允許我幫助你將來的幸福，看待我像一個忠實的朋
友嗎?

博 | 不是，不是，不是決不是那樣! 那個現在可絕對的不可能了。不是——亞先生我寧可等你領

我去——

亞 | 博勒塔你願意——

博 | 是的，——我想——我願意。

亞 你願意做我的妻子嗎？

博 是的，倘若你仍然以爲你——應當領我去。

亞 倘若我以爲——（拉她的手）。 哦多謝，多謝，博勒塔！你方纔所說的——你最初的遲疑——並

不使我驚怪。 假如我而今沒有完全得你的心，我將來會知道怎麼樣能夠得著。 哦，博勒塔，我必定要怎麼樣的寶貴你唷！

博 我一定要去看看世界；加入他的生活；你已經允許我過那個啦。

亞 我決不食言。

博 我還要學我望做的事哩。

亞 我將來一定是你的老師，和往日一樣，博勒塔。 想起最後的那一年你當我的學生——

博 （自己思索，形容安靜。） 想起——知道一個人自己自由——走進那渺茫不測的世界去！並且不注意將來如何，永遠不擔憂那可悲痛的金錢——

亞 不，你決不要在這些事情上費思索。 並且，我親愛的博勒塔，照那樣做也是樁好事——莫非

現在不是嗎？

博 是的，那自然是。我知道是如此。

亞 (用手抱圍她的腰。) 哦，你將要見著我們把我們的生活整理得何等安樂何等舒服！並且我們中間將來何等平和，而且何等親密，博勒塔！

博 是的，我起初——我當真想——我們應該在一塊過活，(朝右邊看出去，並且快快褪脫她自己。) 哦！請別說這件事。

亞 甚麼事，親愛的？

博 哦，那個可憐的——(指) 在那兒。

亞 是令尊嗎？

博 不是，是那個年青的雕刻師。他在那兒同希妹妹散步。

亞 哦，林格斯蘭。爲甚麼你要焦心他？

博 哦，你曉得他是何等柔弱和善病。

亞 是的，倘若這個不完全是他的幻想。

博 不是幻想，他當真有病；他活不久了。可是也許那個於他最好。

亞 怎麼於他最好，我親愛的？

博 因為——因為我全然想不到他憑著他的藝術製出許多東西。——讓我們在他們未來之前
快走吧。

亞 千急要走，我親愛的博勒塔。

（希和林出現在池子側邊。）

希 嘻嘻！你們不肯屈駕等我們嗎？

亞 博勒塔和我可以在前去。

（他和博朝左邊走出去。）

林 （悶著笑。） 這兒此刻真正好玩極嘍；每個人都是成雙成對的走，常常是兩個見的合做一塊。

希 (朝他們背後看去) 我差不多敢賭咒他愛上她了。

林 當真嗎？你看出甚麼東西來使你這樣想，看出來沒有？

希 哦，是的。那容易看見——倘若你把你的眼睛朝四面看。

林 可是博小姐不嫁他。我敢決定。

希 不嫁他。她以為他非常之老；並且她害怕他的頭也要快禿了。

林 呀，我以為不懂因為這個原故。她無論如何一定不嫁他。

希 你怎麼能敢知道是那樣？

林 哈，因為有了別人她已經承認放在她的心裏。

希 只是放在她的心裏嗎？

林 是的，當那人走開的時候。

希 哦，那麼，我想她放在她心裏的人一定是你。

林 也許如此。

希 她曾經允許你那個嗎？

林 是的，只想到——她曾經允許我那個！可是請你別對她說你知道這回事啦。

希 哦，別害怕！我這人不多說話簡直像一顆墳樣。

林 我以為這是她頂仁慈頂和氣的地方。

希 那麼，當你再來家的時候——豈不要定婚嗎？你要準備娶她嗎，是不是？

林 不是，我不能想到那個可以成爲事實。你瞧，這幾年中我對於結婚這樁事，還在不成問題；並且後來，當我找著生活的時候，她的年紀似乎又大一點，我想。

希 那麼，你還要她繼續想念你嗎？

林 是的，因爲這個很可以幫助我；我是個藝術家，你知道的。並且她，雖然沒有特別的職業維持她自己的生活，可是能很容易幫助我。——這就是她的好處，無論如何。

希 那麼，你以爲你能快些兒完成你的羣集圖嗎，倘若你知道博姐姐在這兒家裏繼續想念你？

林 是的，我想如此。你瞧，在世界上無論甚麼地方，一個年青的，漂亮的，沈靜的婦人常常祕密

的想念一個人——我想一定如此——如此——咳，我不知道這宗情形呼叫甚麼。

希 你的意思——是刺激嗎？

林 刺激？是的。我以為這就是刺激了；或者是那類的東西。（看她一下）你這個漂亮，希

小姐，你老實非常漂亮，你知道的。當我再來家的時候，你的年紀差不多恰像現在令姊的一樣大。也許你的相貌也如同現在她的一樣；也許你的心腸也長得來同她一樣。你和她將來非常相像，那麼，說起來就儼然如——同是一個身子了。

希 那麼，倘是這樣，你歡喜不歡喜呢？

林 我完全不知道。是的，我大致想來歡喜。可是現在——今年夏天——我願意你只是單獨像

你自己——恰恰像你自己。

希 我是這樣，你頂喜歡嗎？

林 是的，照你這樣子，我非常喜歡。

希 哼，——告訴我，——照藝術說話——你以為我常常穿輕巧的春季衣服對嗎不對？

林 是的，我以爲你十分對。

希 那麼，你以爲漂亮的顏色合我的式嗎？

林 是的，標緻極嘍，我很喜歡。

希 可是告訴我——照藝術家說話——我穿上黑衣服你以爲我的樣子怎麼樣？

林 穿黑衣，希小姐？

希 是的，完全穿黑衣。你以爲我的樣子好看嗎？

林 黑色在夏季很不常見。可是爲那種情形我敢說你穿黑衣服非常好看。是的，你現在正

是這個裝扮。

希（朝前看。） 穿黑衣服一直到領口——黑色鑲邊——黑色手套並且一個又長又黑的頭巾在

後面。

林 倘若你照這樣穿著，希小姐，我將要永遠做個畫師——因此我可以畫一個年輕的，可愛的，斷

腸的穿婦。

希 也許是個年青的閨女服她未婚夫的喪。

林 是的，你穿像那個樣子仍然很合式。可是你能穀願意你自己像那樣的穿著嗎，能不能？

希 我不知道；我想這個刺激人，

林 刺激。

希 想起來刺激，是的。（忽然朝左邊指）哦，瞧那兒！

林（朝她指的方向看去）那一大支英國輪船！正靠碼頭了！

（范格爾和艾梨姐在池子邊出現。）

范 不是，我老實對你說，我親愛的艾梨姐，你弄錯了！（看見別人）甚麼事，你們兩個在這兒

嗎？看見他沒有，林先生？

林 你是講那一大支英國輪船嗎？

范 是的，

林（指）他已經靠在那兒了，大夫。

艾！ 呀！我知道如此。

范 他開起來了！

林 你可以說他在夜間來得像一個竊賊樣，——靜悄悄的一點兒聲息也沒有——

范 請你引希爾姐往碼頭上去。趕快去！我知道她喜歡聽音樂。

林 是的，我們正要去了，大夫。

范 我們或許隨後就來。我們待一會就來。

希（向林耳語。） 又來一對，你瞧。

（她和林經過花園朝左邊走出去。海灣上音樂齊奏，遠遠聽見管類樂器的聲音。）

艾 他來了！他到這兒了！是的，是的——我覺得。

范 你最好回去，艾梨姐。讓我一個人會他。

艾 哦——這可不可能！不可能，我說！（哭） 呀——你見他嗎，范格爾！

（陌生人從左邊進來，並且停止在路上，花園籬笆之外。）

陌生人（鞠躬）晚上好呀。我又來了，你瞧，艾梨姐。

艾 是的，是的，是的，——鐘點到了！

陌生人 你預備同我去嗎？或者你沒有預備嗜？

范 你自己能發看得出來她沒有預備。

陌生人 我的意思，不是說旅行衣服、箱子和那一類的東西。我在船上所有的東西，可以供給

她航海的需要；並且我已經替她訂好船艙。（向艾）我問你，那麼，你還是預備同我去嗎？

——由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同我去？

艾（懇求貌）哦，別問我別這樣誘惑我！

（遠遠聽見船上搖鈴）

陌生人 現在搖預告鈴了。現在你必得要說去或者不去的話。

艾（捏她的手）必得要決定！永久決定！做永遠做不到的事。

陌生人 永遠做不到。再過半點鐘，時候太遲了。

艾！（看著他，膽小而且注意的樣子。）甚麼東西使得你這樣固執把持我不肯放？

陌生人 你不覺得嗎，如像我所做的，我們兩人是互相所屬呢？

艾 你是說因為那個定約嗎？

陌生人 定約束縛不倒人，無論是男是女都束縛不住。我固執的不肯放你，因為我不能去做別樣的原故。

艾！（低聲而且發抖。）為甚麼你不早些時候來呢？

范 艾梨姐！

艾！（大激動感情的樣子。）哦——甚麼引誘和煽惑似乎拉我到渺冥不測的地方去！海上所有的勢力都集中在這一件事上。

（陌生人爬翻花園籬笆。）

艾！（瑟縮在范格爾背後。）甚麼一回事？你要甚麼？

陌生人 我看出來了——我由你的言語中聽出來——艾梨姐——你想選擇的畢竟是我。

范 | (向他前進) 我的妻子對於這樁事體沒有選擇。我在這兒替她選擇，並且——保護她。是
的，保護她！倘若你不從這兒走開——出這個地方——並且決不回來——你知道你做的事已經敗
露嗎？

艾 | 不要，不要，范格爾！不要那樣！

陌生人 | 你想拿我怎樣做？

范 | 我要捉拿你——當個匪徒！立刻捉拿你！不等你上船就捉拿你！我完全知道霞威克海港外的
凶案。

艾 | 哦，范格爾——你怎樣能——

陌生人 | 我對於這個行動已經有了預備；所以——(從他的胸膛荷包裏取出手槍來)——我自
己預備得有這個。

艾 | (快跑到范格爾面前) 不要，不要——不要殺他！寧可殺我！

陌生人 | 不殺你也不殺他；別驚慌，這個是爲我自己；有人要捉我，我便拼一個死活！

艾 | (增加激昂的樣子) 范格爾！讓我告訴你這個——當著他的面告訴你！我知道你能坑我在

這兒！你有這宗能力，並且決然無疑你將要行使他！可是我的心——我所有的思想——我所有的不能抵抗的渴望和盼切——這些你不能束縛！他們羨慕而且強求——到不可測度的地方去——

我生來就是這樣——你偏偏要妨礙我，反對我！

范 | (靜寂憂愁貌) 我看清楚了，艾梨姐！你一步一步的正從我這兒滑起過開了。你的無限

制，無窮盡的慾望——做不到的慾望——畢竟要驅逐你的心完全到黑暗地方去。

艾 | 哦，是的，是的——我覺得這個——就像又黑又無聲的翅膀在我的頭上盤桓。

范 | 我希望這回事平安下去，不要發生風波。到而今沒有別的方法救濟你了；無論如何，我找不出來。所以——所以我——就當場取消我們的契約。——現在你能選擇你自己的路——本著

完全——完全自由。

艾 | (看他一下，似乎無言) 你所說的是——當真——當真的嗎？你是從你的心坎上——發——發出

來的嗎？是不是？

范 | 是的，——從我苦痛的心裏頂深的部分發出來的。

艾 | 你辦得到嗎？你能發實行你的意見嗎？

范 | 是的，我能。——因為我非常愛你。

艾 | (低聲而且發抖) 我來接近你——親熱你！

范 | 我們好幾年的夫妻，你已經是這樣了。

艾 | (兩手相握) 我——我已經受這婚姻束縛了！

范 | 你的思想跑到別的方向去了。可是現在，——現在我從這兒和我的束縛放你完全自由。

現在你自由的真正生活能發再回到他的——他的正路上去了。因為現在你能發自己選擇；

並且你還要自己負責任，艾梨姐。

艾 | (兩手抱頭並且定固固的看范格爾) 自由選擇——還要我自己負責任？這樣——這樣一來，

甚麼事都改變了！

(輪船上再搖鈴)

陌生人 你聽見嗎，艾梨姐？這是最後的一次搖鈴了。走吧！

艾 (轉身向他，固定看他，並且用果斷的聲音向他說) 從此以後，我決不能同你去了。

陌生人 你不去嗎？

艾 (抱著范格爾) 哦——從今以後我決不離開你了！

范 艾梨姐，艾梨姐！

陌生人 一切事都完了嗎？

艾 是的！永遠完了！

陌生人 我明白了。這兒有件東西比我的意志更強。

艾 你的意志對於我不再有羽毛樣的重了。在我以為你是個死人，已經從海裏走到家來——

並且現在可當真再轉來了。可是我不再怕你了：你不能再誘惑我了。

陌生人 請了，范太太！(他爬翻籬笆) 從此以後你只是——我生活當中過去的一支破船罷了。

(他朝左邊走出去。)

范（看她一下。）艾梨姐——你的心就像海樣：有退潮也有漲潮。甚麼東西使你改變得這樣快？

艾 哦，你不知道那個改變的來歷嗎——他一定要來——當我能自由選擇的時候？

范 並且那個渺冥不測——他也不再誘惑你嗎？

艾 他不能誘惑也不能恐嚇我了。我能看見他——也能說明他——倘若我願意做。我得自由選擇他，所以我就能拒絕他了。

范 我漸漸的明白你了。你的思想平空虛構——也有邊際可尋。你對於海的渴望和盼切——那個誘惑，就是他——那個陌生人——附著於你的——必定是你心中喚醒自由，生長自由必須的表現——沒有別的東西。

艾 哦，對於那個我不知要怎麼說。可是你是我的好醫生。你找出來——並且放膽子用——那個對症的藥——只有你能救我。

范 是的，凡是病症到最後危險的時候，我們醫生都敢放膽子用藥——可是現在你再來同我一

塊了，你來不來呀，艾梨姐？

艾 | 是的，我親愛的，忠心的范格爾！現在我一定再來同你一塊啦。我現在能，因為我現在來同
你一塊，全憑自由——我自己意志的自由——並且我還要自己負責任。

范 | (看著她，親暱貌。) 艾梨姐，艾梨姐！哦——想起來我們兩個現在能穀完全相依相靠過活——
艾 | 並且有我們一切共同的紀念。你的——同著我的。

范 | 是的，同是一樣，最親愛的！

艾 | 還有我們兩個小孩，范格爾！

范 | 你叫她們是我們的！

艾 | 她們雖然不是我的——可是我將要有她們了。

范 | 我們的！(親她的手，喜歡而且敏捷。) 哦，我感謝你，口裏雖然說不出，心裏十分感激你。

(希巴林亞和博從左邊進花園來。)

(同時一羣年青市民和夏季遊歷家經過路上。)

希 | (一半大聲，向林。) 看啦，——看她和爹爹要好的樣子，就像新定婚約一對配偶樣哩！

巴 | (他無意聽見。) 這是夏季時候，小小姐。

亞 | (看范和艾。) 那支英國輪船開起去了。

博 | (走到籬笆邊。) 你從這兒最好看他。

林 | 這一季的最後行程。

巴 | 『一切海峽將爲冰所封了』，照詩人所說的。 閩人呀，范太太！我聽見我們定要有一會不

見你：你明天早晨要往霞威克海港外去，他們這樣告訴我。

范 | 不去了——那個計畫不實行了：今晚我們兩個改變我們的宗旨了。

亞 | (看了這個又看那個。) 呀，——當真的！

博 | (走向前。) 爹爹——是真的嗎？

希 | (走到艾面前。) 你究竟要我們一塊住嗎？

艾 | 是的，親愛的希爾姐——倘若你願意要我。

希 | (在流淚和歡喜之間掙扎) 哦——你能問——倘若我願意——

亞 | (向艾) 這纔真正奇怪啦。

艾 | (帶個莊重的笑) 唉，你瞧，亞先生——你記得我們所說的話嗎？只要你一變成陸上動物

——你決不能再找回去的路——到海上去了。也不能再去過海上生活了。

巴 | 噫，我所畫女魚精的情形正是這樣！

艾 | 很相像，是的。

巴 | 只是有不同之點，女魚精——她困死了。人類，就同她相反——他們能殼使他們自己服——服

水土。是的，我老實對你說，范太太，他們能殼使他們自己服——服水土。

艾 | 是的，他們能殼自由選擇，巴先生。

范 | 並且還要負完全責任，親愛的艾梨姐。

艾 | (趕快說，伸出她的手向他) 那就是秘密了。

(一大支輪船無聲無臭的開出海灣。較近的海岸上可以聽見音樂) (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版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墜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九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四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二九四二)

文學叢書
 海上夫人一冊

The Lady from the Sea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H. Ibsen

譯 述 者 楊 熙 初

發 行 者 兼 印 刷 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 莊呂塵 徐仲盤)

